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四

錢塘張志聰隱菴集註

同學朱長春永年叅註

門人徐永時公遐校正

三部九候論篇第二十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離合真邪論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論九篇余盡通其意矣此蓋言先立鍼經八十一篇論九鍼之道然衆多博大不可勝數故願聞要道要道者

以神藏五合形藏四以應九候也故曰著之骨髓者
藏之深隧也藏之肝肺者知血氣之診也歃血而受
者藏之于心也不敢妄泄者藏之于中也蓋必先定
五藏之神而後知死生之分察病之所在以調其虛
實故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針令合天道必有終始

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
夏陽以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歧伯對曰妙乎哉問
也此天地之至數此篇首論九鍼九候之道九鍼者
天地之大數也始子一而終于九

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
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夫聖
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
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鐘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
也天者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蓋
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

土者肉也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四者
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氣也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
分分于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也太者
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于十二經脈也七者星
也星者人之七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
八正之虛風八風之邪舍于骨節腠理之間也此天地之至數上
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中合人之九藏九
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此天地之至數上
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中合人之九藏九
竅三部九候也貴賤更互者四時五行之氣以王者
爲貴而相者爲賤也冬陰夏陽者下文之所謂沉細
懸絕爲陰主冬躁盛喘數爲陽主夏也帝言九鍼之
道以通其意于鍼經今願聞簡要之道是以伯答三
部九候之法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道不必存矣
是以鍼解篇之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脈應人人筋
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人
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與靈樞九
鍼論之多有不同蓋靈樞論十
二原本經以三部九候爲原也帝曰願聞天地之至

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爲之奈何

六節藏象論

曰夫自古通

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

歧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

始于一終于九者天之數也曰天地之至數者言天包乎地地氣通于天也故

日令合天道

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

以應九野

一者奇也陽也故應

天二者偶也陰也故應地

三者參也故應人因三才而三之則

爲九以應九野九野者九州分野上應宿也

○朱永年曰天以應皮地以應肉人以應血脈一部之中有皮有肉有血脈有合于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是爲九九八十一也

故人有

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

邪疾

人有三部部有三候者三而成天二而成地三而成人也死生者體其形氣別其陰陽調其

血脈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也處百病者表裏陰陽寒熱虛實之爲病也調虛實者實則寫之虛則補之也除邪疾者去血脈除邪風也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

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真

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一身之

中有三部一部之中而各有天地人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以實爲虛以邪爲真絕人長命子人天殃故必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乃以爲刺法之真

上部天兩額之動脈

在額兩分上循于項足太陽膀胱脈也太陽爲諸陽主氣故主上部天

上部地兩頰之

動脈在鼻兩旁近于巨膠之分足陽明胃脈也二陽之氣而主土故爲上部地

上部人耳

前之動脈在耳前曲車下陷中手太陽小腸脈也夫心主血而小腸爲之使人之所以生成者

血脈也故主上部人此陽氣之在上也○朱永年曰天主氣足太陽爲諸陽主氣也地應肉足陽明胃土之主肌肉也人主血脉手太陽與少陰相爲表裏也中部天手太陰也

兩手氣口之動

脈手太陰脈也五藏之應天者肺然藏爲陰故主中部天○徐公遐曰中部天故能主周身之氣部地手陽明也

在大指次指岐骨間合骨之分動應于手手陽明大腸脈也陽明居中土

故主中部人手少陰也

在銳骨端之動脈手少陰心脈也三以應人人主血

脈心藏血脈之下部天足厥陰也

在毛際外氣衝下五里之分動應子

氣故主中部人手足厥陰肝脈也厥陰爲陰中之少陽主春生之氣故主下部天

在足內踝後太谿之分動脈應手足少陰下部地足少陰也

腎脈也腎爲牝藏而居下故主下部地足太陰也

在魚腹上越筋間箕門之分動脈應手足太陰脾脈也脾爲陰藏而居中故主下部人

參詒從生
此絲而
不而其見

卷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此
下部之三候以候膈下之三神藏焉○徐公遐問曰
上部地以候陽明之氣奚復以下部地而候胃氣耶
日所謂陽明者胃之悍氣上衝于頭循咽上走空竅
不客主人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

也所謂胃氣者乃水穀柔和之氣與陽熱慄悍之氣
有別故以下部之脾脈候之細參本經及靈樞傷寒
諸經其義自明矣然榮衛氣血皆由胃氣之所資生
故復以脾脈兼候胃氣曰脾之本脈亦可候胃氣耶
曰脾與胃以膜相連雌雄相應耳是以仲景以胃脈
之趺陽而候脾氣歧伯以脾脈之箕門兼候胃氣先
聖後聖其帝曰中部之候奈何歧伯曰亦有天亦有
揆一也

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屬
乾金而主氣故天以候肺心主血脈而居肺之下故
人以候心胸中膻中也宗氣之所聚也宗氣者陽明

賈大腸
陽屬南
陰屬北
故候六腑之
脈兼以候
周氣也

張九齡吳

陽之脈下天

微益絡肺胃

中
脈故以候肺

水穀之所資生故地以候胸中之氣此以中部之一候以候膈上之二神藏中土之二形藏焉○張二中曰地以候胸中之氣者言中部之候亦兼候陽明之周氣也今始知三部之中而皆有陽明之胃氣焉

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

氣

太陽爲諸陽主氣其經脈上額交顴會于腦出下項故天以候頭角之氣足陽明之氣胃府之所生也其經脈起于鼻交頰中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故地以候口齒之氣手太陽者少陰心藏之府也其經脈上目銳背人耳中爲聽官故人以候耳目之氣此以膺喉頭首以候三形藏焉蓋陽藏之氣在上也○朱永年曰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頰中手太陽之脈抵鼻是上部之三候以候耳目口鼻之七竅者也所謂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也合腰尻下竅共爲九竅故曰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按鍼解篇曰

人齒而日應星蓋謂人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

而有七孔以應七星也

三部

之中

而各

人而有九候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九候之

中而各

有三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

焉

兼三才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者言身

形之應九野也

左足應立春左脇應春分左手應立

夏膺喉頭首應夏至右手應立秋右脇應秋分右足

應立冬腰尻下竅應冬至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凡

此九者以候藏府陰陽之氣故九野爲九藏○按星

書立春應天文箕尾分野禹貢冀州之域春分應天

文心房分野禹貢徐州之域立夏應天文翼軫分野

禹貢荊州之域夏至應天文井鬼分野禹貢雍州之

域立秋應天文參井分野禹貢梁州之域秋分應天

文奎婁分野禹貢兗州之域立冬應天文危室分野

禹貢青州之域冬至應天文斗牛分野禹貢揚州之

域中州應天文張柳分野禹貢豫州之域故以身形

應九野九野而合九藏九藏外通九竅九野外合九州而皆通乎天氣是以兼三才而三之合爲九九之數下經云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卽此義也故神藏五形藏

四合爲九藏

神

藏者心

藏神

肝

藏魄

肺

藏魄

脾

藏藏

意

藏有形之物也

夫五味入口

藏于腸

胃味有所藏以

養五氣氣和而生

津液相成

神乃自生

是五藏之神

由陽胃津液之所生也

胃主化水

穀之津液

大腸主

津液

膀胱者

津液之所藏故以四府爲形藏

由陽胃津液之所生也

胃主化水

穀之津液

大腸主

津液

膀胱者

津液之所藏故以四府爲形藏

而人之陰陽氣血肌肉經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

脈皆由此

九藏之所生也

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

死矣天死色也言五藏之神氣由形藏之資生五色

死矣之外榮由五藏之所發此以九藏九候之氣而

復歸重于五藏之神氣焉

○

帝曰以候奈何歧伯曰必先度其形

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之虛則補之必先

去其血脉而後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爲期

候者候之三

此候形氣
以決死生

脈而刺之也肥人者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其氣清以
遲刺此者宜深而留之瘦人者皮薄色少血清氣滑以
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宜淺而疾之實者邪氣
盛也虛者精氣奪也宜寫者逆而奪之宜補者追而
濟之去血脉者除宛陳也蓋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
去其所苦然後寫有餘補不足無問其病之可否必
候其氣至和平而後乃出其鍼也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

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夫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
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

衰則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鍼經曰病而形內晚
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死

者危蓋形瘦者正氣衰也脈大者病氣進也胸中形
多氣者氣勝形也氣勝形者邪氣盛而正氣脫也形

氣相得者生

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形氣和平是爲相得

參伍不調者病

三部九候
候氣效自
氣候脾胃之
之氣上下

候頭角之

氣候脾胃之

氣候脾胃之

左有論脈
故曰左右

此卽獨大獨小獨疾獨徐之意此總言其三部九候
不調者病下節分言之以知病之所在

皆相失者死

皆相失者非止于參伍不調矣

上下左

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

夫脈之來去隨氣升降是以九候之相應上下

若一如參春者

言脈之上至下去左至右去有如春者之參差彼上而此下也此因邪病甚而正爲邪傷

故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

如參春者止言其來去之參差相失不可再

數者併其至數之錯亂此邪病更甚而正氣將脫故死

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

藏相失者死

中之候天主氣中部人主血中部地主胸

血氣之循環也

藏府之脈得胃氣而至于手太陰者宗氣之所通也如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藏相失者

不得中焦之血氣以資養故死

中部之候相減者死上節論失其旋轉相生之機此

血氣生于正焦故獨重于中部

言中焦之

生原化薄

目內陷者死

言中焦之根本衰微此復言

藏府之精

氣消滅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歧伯曰察九候

獨大獨疾
獨熱者太
過也獨小
者不及也

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

夫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如一部獨異卽知

病之所在而隨證治之大小者脈之體象也疾遲者脈之氣數也寒熱者三部皮膚之寒熱也陷下者沈

陷而不起也鍼經曰上下左右知其寒溫

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溝知其所若

以左手足

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

此候生陽之氣

以知病之死生也諸陽氣者太陽之所主也根結篇曰太陽爲開閉折則肉節潰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是太陽視有餘不足瀆者皮膚宛焦而弱也是以知病之所在而又當候太陽之氣焉衛氣篇曰足

太陽之本在踝上五寸中而氣在脛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應于手乃刺而予之按承山乃是太陽穴在外踝上七寸故以左手于病者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是在承山之以下矣庶右手于病者足上當踝而彈之蓋以左手取脈庶右手得以右下而彈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是更過踝上五寸而及于承山矣故曰踝上以下必先按而在久踝上者謂去踝五寸以上而及于承山以下者謂承山以下而去踝五寸之間蓋以左手之三指于踝上五寸承山以下以候太陽之氣以察病之死生故下文曰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蓋九鍼文要候氣爲先是太陽爲諸陽主氣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應去聲蠕而宣切○蠕應疾而中手渾渾然者急疾而大過其應上不能至也徐徐然者氣之不及也故皆主病

五寸彈之不應者死

生氣絕于下故不能上應也

是以脫肉身不

去者死

是以者承上文而言脫肉者皮肉宛焦而弱

虛而肉脫邪留于

身而不去者死也

中部乍疎乍數者死

太陽之氣者論先天之生

陽榮衛氣血者乃後天水穀之精氣中

部乍數乍疎者中焦之生氣欲絕也

其脈代而鈎

者病在絡脈

夫血脈生于心而輸于脾代乃脾脈鈎

乃心脈此復申明候足上中部者候中

下二焦之生氣如病在絡脈者其脈代而鈎也

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

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

所謂後者應不俱也

夫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是以九候之相應

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不應是天地人之氣失

其一矣故主病二候後不應是三奇之中失其二矣

病

是三奇之中失其二矣

故主病甚三候後不應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爲
是三者皆失故主病危從來知陰者知陽者知病之所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
陽藏爲陰知陽者知病之期所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
從來知陰者知死生之期所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
脈知經脈之所從來詳經脈別論眞藏脈見者勝死眞
脈病脈之所從來詳經脈別論眞藏脈見者勝死眞
脈見者至其所勝死必戴眼此復結上文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
必戴眼者足太陽之氣絕也足太陽主筋陽氣者柔
則養筋是以太陽氣絕筋攣急而足不可屈伸太陽
之脈起于目內背爲目上剛脈系絕故死必戴眼○
張二中云足不可屈伸太陽之氣絕也死必戴眼○
奈何歧伯曰九候之脈皆沉細懸絕者爲陰主冬故
以夜半死盛燥喘數者爲陽主夏故以日中死此復
冬

以丸而處之
陰陽
參

首日夕即
參之時日
夜半即

更時日
夜半即
參之時日
夜半即

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按九鍼篇曰五者音也音者
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
也蓋言冬至之子陰之極也陽極而一陰初生陰氣
始下夏至之午陽之極也陽極而一陽初生陰氣
下是陰陽之氣分于子午也至春分之時陽氣直上
陰氣直下秋分之時陰氣直上陽氣直下是陰陽離
別也寒熱者陰陽之氣也陰陽分別而後有交合故
寒與熱爭而兩氣相搏也此言三部九候之中有天
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若九候之脈皆沈細而絕無
陽氣之和此爲陰而主冬故死于夜半之子如盛燥
喘數而無陰氣之和此爲陽而主夏故是故寒熱病
死于日中之午皆陰陽偏絶之爲害也

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者以日
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脈乍疎乍數乍遲乍疾者
日乘四季死

是故者承上文而言也寒熱病者陰陽
相乘而爲寒爲熱也才經云因于露風

素問陽節
分爲氣以
氣而陰
陽互應形

量氣而
不在脈

皆在氣而
不在病邪

風氣曰經
謂之氣也

乃生寒熱病風者亦爲寒熱病也平旦日夕係陰陽兩分之時寒熱者乃陰陽兩傷之病是以應時而死熱中熱病者陽盛之極故死于日中之午病水者陰寒之邪故死于夜半之子土位中央王于四季其脈乍疎乍數乍疾乍遲乃土氣敗而不能灌溉四藏故死于辰戌丑未之時也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形歸氣氣生形形氣已敗血脈雖調猶脈之爲病也故下文云其脈候亦敗者死七胗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胗者謂沉細懸絕盛燥喘數寒熱中病風病水土絕于四季也九候皆從者謂上下若一無獨大獨小也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胗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此言七胗者乃陰陽之氣自相分離是以應時而死若因邪病而有似乎七胗者不死也風氣之病病風也病風而陰陽和平九候若一不死也

風以應水

以應經
此與張仲

之則以口節
勸而止

經月之病病水也病水而沉細懸絕期以夜半死病水而陰陽分離不因邪時之死也若有七胗之病其脈候亦敗者

病而有晦

若其聲

喉

氣

逆

而上

也

逆

則九

候

必

絕

將死之

死矣必發嘵噫

此復申明

七胗之病

以脈候爲憑益

脈者病氣之

見胃不輸精故胃敗而

其脈亦敗者病氣而脈亦

敗者其聲喉氣逆而上也

之俱病也脉病則其胃

也逆則九候必絕將死之

脈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

脈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逆從循之

始病者病久而

深也方病者新

受之邪病之淺也各切循其脈者切其病之在陰在陽在藏在脈也夫病久者其脈沉而逆方病者其脈從而浮故當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之逆從循之

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

病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

夫邪傷經脈則脈數

疾故其脈疾者知不

者病在外不

者不至過

者病在外不

者病在外不

重陰陽之病
病而死
不離肉形

卷四

病在七脢也陰陽藏氣受傷則其脈遲故脈遲者知其病在七脢也脈不往來者有七脢之病而脈候亦敗也皮膚著者病久而肉脫也根結篇曰皮膚薄者毛腠天焦子之期死此言方病而傷于形身經絡者不死病久而傷五藏陰陽之氣者死故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若五藏陰陽之氣已絕子內而欲以鍼石治其外者未之有也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歧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靈樞經曰經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絡言病在經者刺其經病在孫絡者去其孫絡血蓋病在孫絡其邪更淺故當出其血而寫之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血病者邪傳舍于而寫之筋脈在絡之時痛于肌肉故身有痛也蓋言病在經之深者治其經病在孫絡之淺者治其孫絡病在經絡淺深之間而痛及于肌肉者治其經與絡也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脈則繆刺之

不從外內
中風之病
故瘦削者
也

奇邪者邪不入于經流溢于大絡而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繆刺之繆刺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而刺之留瘦不移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故卽于節治其節也上實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脈刺出其血以見通之刺節真邪篇曰大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見通之之自己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所謂解結也是以上實下虛者有橫絡盛加于經以致上下不通而有虛實也切而從之者切其某經之所阻而從治之也索其結絡者索其橫絡之結而刺出其血以見通之者視而寫之也以上言病在經脈者爲可治也眼者太陽已絕此決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

夫九鍼
九候之

心爲生藏
小腸爲之

使

本輪篇曰
足之三陽
上合于手也

道貴在神與氣心藏神而爲陽中之太陽腎爲生氣之原而膀胱爲之表裏是以獨候手足之太陽者太陽主諸陽之氣也瞳子高者乃太陽之神氣不足益手太陽之脈上頰至目銳皆其支者抵鼻至目內皆虛則經氣急而瞳子高大矣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皆系氣絕故死必戴眼雖然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手經之不足緣生氣之衰微如生氣脫于下手太陽先絕于上矣故虛于上者宜補之絕于下者爲死證所謂木敷者其葉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此復發絃敗者其音嘶申明瞳子高者太陽不足于上也手太陽之脈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外踝上者在手外側踝上也五指者第五之小指也言太陽不足當于手指及外踝上之後谿五指之少澤上留鍼以補之蓋候足太陽之氣者于足上去踝五寸而彈之補手太陽者當于手外踝上五指而取之此手足之經氣交相貫通先不足于上而後絕于下也○張仲曰瀉者出血補者留鍼

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

言經脈病脈之各有分別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爲之變乎

按三部九

脈乃氣之府氣即端血液爲汗故奇而伯答其端汗焉

候論至血氣形志篇與靈樞之九鍼論前後相符此篇與藏氣發時論少名異別然此篇旨乃九候論之所謂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藏氣法時論章旨乃九候論之所謂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蓋九鍼九篇九九八十一篇論在靈樞經內此復論三部九候之法故必先知經脈生始之原而後知九候之病脈知五藏生克之理而後知死生之期故設此二問

歧伯對曰凡人之驚恐

恚勞動靜皆爲變也言人之居處安靜其氣和平自知而爲病是以夜行則喘出于腎淫氣病肺而氣主閉

篇什一暖看白藏高氣之病次之原末節論體有別

藏夜行則腎氣外泄故喘出于腎腎爲本肺爲末腎氣上逆故淫傷于肺也夫喘屬肺證又曰陽明厥則喘汗出肺主之皮毛而生于胃府之津液此章首論喘次論汗者言經脈榮衛生于胃府水穀之津而通會于肺氣是有經常之理如勞動過傷則五藏而氣逆而脈亦爲之變故先論其變而後論其常焉有所隨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墮則傷筋筋卽爲肝故喘出于肝木勝土故淫氣害肝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驚則氣亂故喘出于肺肺者心之蓋故淫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跌則傷骨骨卽爲腎故喘出焉氣傷心○徐公遐曰腎生骨髓髓生肝骨者腎之精氣所注未言骨者則五藏之生氣可類推之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着而爲病也言此數者皆男者逆氣已過正氣復順怯合也故能知其情以五藏之外爲形體皮肉筋骨爲形體

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胗法也

夫氣有勇氣理

厚薄骨肉有堅脆能知

疎密皮膚有

其情以爲胗法之要

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

汗者小穀

之津液飽甚則驚而奪精汗出於心

血乃心之精汗乃血之液驚傷

胃滿故汗出焉驚而奪精汗出於心

乃持重遠行則傷

持重遠行汗出於腎

行則傷

心氣汗出于心故曰奪

持重遠行汗出於肝

疲累傷筋故搖體勞苦

汗出於脾

勞傷四肢體故汗出于脾

故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

各有調理如動作過傷則血氣循行

起於過用此爲常也

四時陰陽自有經常血氣循行各

有調理如動作過傷則血氣

妄逆而生病此自然之理也

口問篇曰百病之始生

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

則血氣分離陰陽被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是以驚

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

則血氣分離陰陽被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是以驚

恐恚勞動作飲食以致喘汗出者皆使氣血不次脈道失常故欲知經度之循行先識變常之逆氣○徐公退曰喘汗之證乃經氣逆行故首提目○食氣入脈亦爲之變又曰能知其情以爲胗法

在膚體
之非所

千川養血
脈外益

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肝者土之勝制則生化故散精於筋經曰穀入于胃脈道乃通血氣乃行是榮衛氣始之原而後知病脈也資生而水穀入胃各有淫散輸轉之道故又必先知經脈生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經曰受穀者濁胃之食氣故曰濁氣胃終上逆于心故淫精于脈○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海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以受氣所謂先出于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藏六府皆歸于心肺以養五藏氣此章諭經脈之道

中水穀之精以養府藏府藏之精淫于經脈氣日成寸以決死生所謂五藏皆稟氣于胃而至于手太陰也其別出兩行之榮衛與宗氣又當別論同志者當細玩諸經體認明白脈氣流經經氣

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

脈氣者水穀之精氣而行于經脈中也經

大經也言入胃之穀氣先淫氣于脈百脈之經氣總歸于大經經氣歸于肺是以百脈之氣皆朝會于肺

也肺合皮毛故

毛脈合精行氣於府

經云血獨盛則淡滲皮膚生毫

復輸精于皮毛

毛夫皮膚主氣經脈主血毛脈合精

府精神明留於

者血氣相合也六府爲陽故先受氣

四藏府精神明者六府之津液相成而神乃自生也

四藏府

氣入胃淫精于脈乃傳之肺肺氣散精行氣

丁府府精留于四藏以養五藏之氣故曰氣歸於權

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

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

權衡平也言脈之浮沉出入陰陽和

張仲景
施家白毛
塗筆孟
施家白毛
塗筆孟

施家白毛
塗筆孟

肺氣歸
走皮毛膀胱

氣衝於外

氣衝於內

氣衝於外

氣衝於內

氣衝於外

氣衝於內

氣衝於外

氣衝於內

氣衝於外

氣衝於內

氣衝於外

氣衝於內

平故曰權衡以平氣口手太陰之兩脈口成寸者分尺爲寸也言五藏六府受氣于穀溼精于脈變見于其死生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入胃之飲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蓋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肺應天而主氣故能通調水道而下輸膀胱所謂地氣升而爲雲天氣降而爲雨也水精四布者氣化則水行故四布于皮毛五經並行者通灌于五藏之經脈也平脈篇曰穀入于胃脈道乃行水入于經而血乃成故先論食而後論其飲焉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爲常也五藏五行之數也總結上文而言經脈之道合于四時五行之次序陰陽出入之度數以爲經脈之經常

○太

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表裏當

太少之氣
皆生於陰
寫陽所以

俱寫取之下俞

此言藏府經脈有陰陽相合之常度
如偏陰偏陽之獨至則爲厥喘諸病

所謂先知經脈今識病脈也太陽藏獨至者太陽之
經氣獨至而無陰氣之和也陽氣惟上故下厥上喘
而虛氣上逆也是陰不足而陽有餘表裏俱當寫蓋
太陽之氣發原于下而上出于膚表故當表裏俱寫
而取之

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弁也當寫陽補陰取

下俞

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弁也當寫陽補陰取

之下俞

陰陽繫日月論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

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

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

合于前故曰陽明陽明之獨至是太少重弁于陽明

陽盛故陰虛矣此言陰陽弁合乃經脈之常如陽弁

于陽陰弁于陰則爲病脈矣故曰持雌

少陽藏獨至

守雌棄陰附陽不知弁合陰故不明

是厥氣也蹠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陽主初生之氣生

是厥氣也蹠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陽主初生之氣生

是厥氣也蹠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陽主初生之氣生

脈之獨大于蹠前也。蹠者奇經之蹠脈足少陽經脈在陽蹠之前故蹠前卒大○朱衛公曰言蹠前卒大者釋明三陽之脈候足之三陽也。蓋生陽之氣皆從下而上由陰而陽故俱取之下俞又申明三陰三陽之候候十二經之本脈也如蹠前少陽之脈卒大而厥陰之動脈微小者是爲少陽獨至也少陽

獨至者一陽之過也

此申明經氣之各有別也夫一陰一陽分而爲三陰三陽三陰

三陽合于手足十二經脈十二經脈合于十二藏府所以藏物故亦名藏也所謂太陽陽明少陽藏獨至者言三陽經脈之獨盛也三陽經脈之獨盛者是三陽氣之太過也太陰藏搏者用心

省真五脈氣少陽氣不平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寫陰此言三陰三陽之經氣皆有手有足也夫手之搏者須用心省察其爲手之太陰足之太陰也如五脈氣少者手太陰之過也蓋肺朝百脈而輸精于藏者在手之經氣也

五藏六腑
出焉之三
陰陽二分
至者故

督賓不

張揚王
氣攝而
謂之分
焉

論陽故
獨此論二
陽故

并

府肺氣搏而不行則五脈之氣皆少是以五脈氣少者知在手之太陰也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脾氣搏而不行是以胃氣不平胃氣不平者知在足之太陰也手之太陰足之太陰而後謂之三陰也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手之三陰從腹走手手足經氣交相貫通故獨取之下俞○徐公遐曰此復申明所謂三陰三陽者槩手足而言也蓋陰陽之氣一陽獨嘯少陽厥也皆從下而上故獨取之下俞此言經厥而及于氣也夫氣激于喉中而濁謂之言氣激于舌端而清爲之嘯蓋氣鬱而欲伸出之一陽之氣獨嘯者蓋因少陽之經氣厥逆也所謂少陽獨至一陽之過者言氣盛而及于經也一陽獨嘯少陽厥者言經逆而及于氣也分而論之有氣有經合而論之經氣之相關也○朱衛公曰以太陰間于其間者當知三陰三陽之經氣皆若是也○張兆璜曰少陽厥者木火之氣鬱也木鬱之發松吟高山虎嘯巖岫古之善嘯者聽谿中虎聲而寫陽并於上四脈爭之一陽獨嘯之義蓋取諸此與

卷四

卷四

十六

張氣歸於腎宜治其經絡寫陽補陰

陽并者太陽陽明之氣相并也

四脈者太陽之小腸膀胱陽明之胃與大腸卽四形

藏之脈也四脈爭張以致陽并于上亦經厥而及于

形厥之氣盛也榮衛陽氣

氣也腎爲生氣之原此三陰之氣虛陷于腎不能與

形厥之氣盛也

陽相接故宜寫其陽之絡補其陰之經陰陽平而經

氣和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真虛痛心厥氣留薄發爲

矣此言陰陽之氣逆而發于藏也一陰者厥陰

白汗調食和藥治在下俞

病音猶○此言經氣逆而病及于藏也

陽氣氣合此言陰陽之氣逆而發于藏也一陰者厥陰

也是以一陰氣至當厥陰主治而反見藏真之虛心

爲棱痛蓋厥陰之氣發于命門爲心主之包絡厥陰

氣逆以至真虛而心痛也厥逆之氣留薄于心下則

上迫于肺故發爲白汗夫真虛痛心病在外者治以

治外者治以藥食病在外者治以

厥逆病在外也病在內者治以藥食病在外者治以

鍼砭故宜調食和藥治其下俞夫所謂一陽二陽三

少陽太陰厥陰少陰者臟腑經氣而言也人稟天

有別焉此經氣逆于手足病于手足病于手足

厥陰之心少陰者臟腑經氣而言也人稟天

少陽太陰厥陰少陰者臟腑經氣而言也人稟天

形之陰陽之氣而成此形是有有形之藏府經脈有無不離乎藏經氣貫通藏氣并合陰陽出入上下循環是以有論三陽之獨至者有論在手經足經者有論經病而及于氣氣病而及于經者有論陰陽之不相合者有論經氣逆而病及于藏者此皆陰陽之道可十二經而應于藏者當知一經之○

令可分書不盡言舉一以槩十學者當知一經之○氣若是則十二經可知能引而伸之進乎技矣
帝曰太陽藏何象太陽藏者謂小腸膀胱之經脈也
象者效象形容此復論經氣之見子脈者各
有別也
歧伯曰象三陽而浮也象者像也三陽陽盛之氣也言太陽
之藏脈象陽盛盛之氣也言太陽
少陽藏者三焦甲膽之經一陽藏者滑而不實也謂所
之氣而浮也
少陽藏者三焦甲膽之經一陽初動之生陽一陽藏者乃三陽之氣也氣應脈外故以脈之浮沉以效象陰陽之氣如在一陽之藏脈則見脈體之

形之陰陽六氣也雖然藏不離乎經經不離乎氣氣不離乎藏經氣貫通藏氣并合陰陽出入上下循環是以有論三陽之獨至者有論在手經足經者有論經病而及于氣氣病而及于經者有論陰陽之不相合者有論經氣逆而病及于藏者此皆陰陽之道可十二經而應于藏者當知一經之○

此太陽之脈者乃陽天盛而浮少陽之脈象亡少之脈陽中陰氣故陽焦初動之脈告則滑而不宜矣此由明陽藏者乃藏相者乃因氣而見于脈故曰少陽

獨著陽

之過也

在肺則鼓而

上在肝則伏

壬之氣則

滯氣沉

陰氣搏

謂聲沉而

不浮復言

養氣之

氣而拿五

臟府也

滑象矣蓋陽氣搏于脈中其脈則滑陽欲外浮故不實也此反結上文而言一陽之藏脈與一陽之氣見于脈者之

帝曰陽明藏何象歧伯曰象大浮也

太

胃與大腸之經脈也陽明者兩陽合明陽氣合并則陽熱盛故其象大浮象大浮者二陽之氣也

此復結陰

陰藏搏言伏鼓也二陰搏至腎沉不浮也

藏之經脈

與陰氣之見于脈者之不同也太陰藏搏者乃太陰之經脈相搏故見脈象之伏鼓如二陰之氣相搏雖至于少陰之腎止見乎沉而不浮蓋以脈象之浮沉

以別陰陽之氣以脈體之滑動不實鼓動而伏以別

陰陽之脈也此篇論欲識病脈先知經脈然欲知經脈又當體析其經與氣焉

藏氣發時論篇第二十二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

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

此脈

篇曰合于四時五藏承上章而復問也經

陰陽揆度以爲經脈之常故帝以藏府陰陽合于人形法于四時五行而爲救治之逆反逆爲從謂之得反順爲逆謂之失

歧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

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問

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此節言察其府藏而知死生之期故可法于四時五行生克之順逆而後死生可知故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言天之十干四時地之五行五味人之五藏五氣皆合于此五者以此五者而互參之則成敗死生可決矣

更貴更賤者貴賤異時也問者將愈之時甚者加甚

之時也

帝曰願卒聞之

卒盡也

岐伯曰肝主春

肝主春木之氣足

厥陰少陽主治

足厥陰主乙木少陽主甲木者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

其日甲

乙甲爲陽木乙爲陰木在

甲乙

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

春生怒發之氣故苦于太過之急宜食甘以緩之

心主夏心主夏火之氣

手少陰太

陽主治

手少陰主丁火太陽主丙火二者相爲表裏而主治其經氣

其日丙丁

丙爲

陽火丁爲陰火在時

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

吳氏曰心以長

主夏在日爲丙丁養爲令志喜而緩緩則心氣散自傷其神矣急宜食酸以收之

脾主長夏

長夏六月也謂

火土相生之時

足太陰陽明主治

足太陰主己土陽明主戊土二經相爲表裏而主治

其經其日戊己

戊爲陽土己爲陰土位居中央

脾苦濕急食苦以燥

之

○張二中曰喜燥者喜母氣以資生苦濕者惡所

以燥之

勝之肺

主秋之令

手太陰陽明主治

手太陰主辛金

陽明主庚金

在肺

乘侮肺

主秋之令

其日庚辛

庚爲陽金辛爲陰

時主秋

在日主庚辛

肺

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肺主收降之令故苦氣

腎

主冬

水足少陰太陽主治

足少陰主癸水

太陽

主王水

二經相爲表

裏而主

其日壬癸

壬屬陽水癸屬陰水

時主冬在日爲壬癸

在腎

腎者水太陽

二經相爲表

治經氣

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腎者水藏喜潤

而惡燥宜食辛

以上論五藏之本氣而合于四時五行五味也

○以潤之謂辛能開腠理使津液行而能通氣故潤

于身而病在五藏者

病在肝愈於夏

此論邪氣之客于身而病在五藏者

亦合于四時五行五味也

及五藏五味

以上論五藏之時日

之病有間甚

時日及五

陰補焉

卷四

卷四

卷四

也病在肝愈于夏者子制
其鬼賊而能令母實也
不勝而

秋不死持於冬

賊氣休而得母氣之

起於春

自得其位故復起也此論
死生之月節也餘藏倣此

禁當風

風氣通于肝故禁而弗犯

肝病

者愈在丙丁

至其所生

丙丁不愈加於庚辛

金尅木也

辛不死持於壬癸

得母氣之

所生而持起於甲乙

本氣復旺而

起此論死生

之期

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

平旦乃

木氣生

旺之時故爽慧

之時也

日也

下晡乃金旺之時故病甚夜半得母

之生氣故安靜此論間甚之時也

肝欲散急食辛

以散之

肝氣受邪則木鬱而欲

用辛補之酸寫之

按

歲

運厥陰之勝以酸寫之少陰之勝以甘寫之太陰之

勝以苦寫之又日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火

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其寫以苦其
補以甘金位之主其寫以辛其補以酸水位之主其
寫以鹹其補以苦五味陰陽之用辛甘發散爲陽酸
苦湧泄爲陰鹹味湧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
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喫或堅以所利而行
之調其氣使其平也夫肝病者厥陰之勝也邪盛則
正虛故以辛之發散以散其木鬱以辛之潤以補其
肝氣以酸之泄以寫其有餘所謂以所利而行之調
其氣使其平也餘藏淮此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
不死持於春起於夏不死則能持能持則能愈矣禁溫食熱衣心
熱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
也持於甲乙起於丙丁當愈不死故有所加心病者曰
中慧夜半甚平旦靜靈樞經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之日

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故自得其位而慧，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弱也。心欲更急，食鹹以奠之。

之用鹹補之甘寫之。

鹹味

心氣以下泄

上湧而從水

下交湧水氣以

上濟水

化能泄

藏心病

火既濟則心氣自益，火欲炎散以甘之，發散而寫之，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

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傷脾，故禁飽食。

衣

謂欲清飲故禁溫食，飽食傷脾故禁飽食，脾屬陰土而惡濕，故濕地濡衣咸宜禁之。

脾病者

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於丙丁。

起於戊己

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化生人之五臟，人生于地，懸命于天，是以生干

五行而歸命

脾病者目瞑慧目出甚，下晡靜。

瞑音迭

于十干也

是也應長夏之時故慧日出乃木旺之時脾欲緩急
故甚下晡乃申酉之分應秋金之令故靜月欲緩急
食甘以緩之土德和厚故欲緩病則失其中用苦寫
之甘補之脾病則土鬱矣故用苦味之涌泄以寫奪

之以甘之緩補之金

匱要畧曰五藏病各

有所得者愈五藏病各有所惡隨其所不喜者爲病是以順其所欲之味爲補也

病在肺愈

在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於秋禁寒
飲食寒衣形寒飲冷則傷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

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

始病則以歲月

期之病重則以旬日期之垂死則以旦暮計之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

靜一日一夜五分之而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肺主
靜各有生尅間甚之時

秋收

之令病則反其常矣 故急食酸以收之

用酸補之辛寫之

用酸收以補正辛散以寫

邪 痘在腎愈於春 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

秋起於冬禁犯粹煖熱食溫炙衣

粹音翠 煖音矣○
粹煖爆漬之熟食

也溫炙衣烘烤之熟衣

也腎惡燥故禁犯之 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

甚於戊己戊己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

在四藏日加者言所

勝之氣加于我而使病加之是客勝也在腎藏曰甚
于戊己乃至其所不勝而甚是主弱也本經凡論五

藏多不一其辭蓋陰陽之道推之無窮

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

四季辰戌丑未時也腎病者水王則慧土王則甚金王則靜

腎欲堅急食苦以堅

之

腎體沉石德性堅凝病則失

用苦補之鹹寫之

用苦

其常矣故宜食苦以堅之

聖以補之鹹澆以寫之以上論五藏夫邪氣之客於
之病而宜于藥食者五味各有所宣身也以勝
也以勝相加邪氣者風寒暑濕外淫之邪也以勝
壬癸所勝之氣加相加者如肝病加干庚辛心病加干
臨而病益重也至其所生而愈如肝病者愈于夏
得所生之子謂值其尅賊之時而病益甚也至其所不勝而甚謂值其尅賊之時而病益甚也於
氣而愈也至其所不勝而甚謂值其尅賊之時而病益甚也於
所生而持得所生之母氣而能支持也自得其位而起位者本經火位之類值本氣自旺必先定五藏之脈乃可言間
之時故能復起而愈也必先定五藏之經脈知五藏
甚之時死生之期也言必先定五藏之經脈乃可言病之間甚死生
之○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病者邪氣布脇肋抵少腹故兩脇下痛引少腹靈樞經曰肝氣實則怒蓋肝爲將軍之官而志怒肝氣鬱而不舒故

也

怒虛則目睭睭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

疏音荒○虛者精氣奪也睭不明也肝藏血而開竅于目肝虛故疏疏無所見少陽經脈入耳中故無所

聞膽病者心下澹

澹如人將捕之

取其經厥陰與少陽

經謂經脈也

陰爲表裏故取

二經以通其氣

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取血者

厥陰與督脈會于巔肝氣逆故

頭痛少陽氣逆故耳

不聰而頰腫也取血者謂取其經之多血者而去之

益足少陽與厥陰爲表裏少陽常少血多氣厥陰常

多血少氣藏府經氣相通宜從厥陰之多血者而寫

之心病者胷中痛脇支滿脇下痛應背肩甲間痛兩

臂內痛

手少陰心脈起心中上

挾咽出脇下循臑內

循臑內出肩解繞肩胛二經氣

實故有是

虛則胸腹

痛脇支滿者少陰之支絡滿痛

子脇下也

虛則胸腹

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心火氣虛則水濁上乘故胸
脇下與陰相引而痛也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
心脈上循咽喉開竅于舌故取舌下血者蓋手足陰
陽所苦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然後寫有餘補不足
其變病刺郄中血者設有變病而邪不在經絡者亦取其郄中出血蓋藏府經
氣之相通也○徐公遐問曰師言取經之多血者而去之少陰常少血奚獨取其舌下郄中曰處有常憂
用有經權少陰少血者言其常也病有所苦必先去其血而後寫有餘補不足者言其憂也蓋虛者亦不宜去血憂病者又取于郄中此皆處憂用權之法故獨舉少陰一經而曰舌下血曰憂病蓋欲其類推于諸經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痠足不收行善瘻脚不痛
脾主肌肉主通會五藏元真之氣脾氣傷故身重而
肌肉善瘻瘻者肌肉委棄不仁也足太陰經脈循脛

膝邪在經絡故足不收氣傷故善瘻而虛則腹滿腸痛用二善字者言經病而及于氣也虛則腹滿腸

鳴飧泄食不化

此因脾氣虛而不

能轉輸水穀故也取其經太陰陽明

少陰血者

榮衛氣血始于足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

輸于足太陰脾故取此三經以通經氣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腨足

皆痛

此言肺腎之經氣相通也夫肺主氣而發源于腎腎爲本肺爲末母子之經氣相通是以足少

陰之脈其直者從腎上貫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

病則氣逆故喘欬也肺俞氣在肩背氣逆于上則肩

背痛而汗出逆于下則尻陰股膝皆痛

也按五經之論各有不同俱當看眼

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

腎爲生氣之原肺主周身之氣以司呼吸生氣衰于下不能報息于

上耳腎氣衰則耳聾全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

水之氣不足則嗌乾也

陰內血者

太陰手太陰肺經之本脈也啓元子曰陽

太陽之外厥陰內者正謂腨內側內踝後

之直上則少陰脈也視左右足脈少

腎病者腹大脛陰部分有血滿異于常者卽而取之

腎少陰脈起于足而上循

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

腎少陰脈起于足而上循

肺病在經絡故腹大脛腫水邪逆于上則喘欬生氣衰于下則身重也

太陽之氣司表而下出于膀胱經

氣逆則表氣虛故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

寢汗出而惡風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

不樂

胃氣虛而不能上交于心故胸中痛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生氣虛于下故大腹小腹痛也

清厥治之輕者陽氣虛故手足逆冷也心有所憶謂

之意膻中者臣使之官代君行令喜樂出焉胸中之

心氣不足故

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

少陰與太陽爲表裏藏府之經

意不樂也

氣相通故藏病而兼及于府經也以上論病生于經

脈肌肉宜治之以鍼石者審察其藏府經絡之虛實

而取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

夫精明五色者

氣之華也肝色青則其氣苦急故宜食甘以緩之蓋五味所以養五藏之氣者也

心色赤宜

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

心志喜喜則氣緩緩則心神懈弛故宜食小豆大李

之酸以收養心氣

肺色白宜食

苦麥羊肉杏薤皆苦

肺色白其氣主

秋金之降令而苦上逆羊麥杏薤之苦以收降

故宜食脾色黃宜食鹹大豆

豕肉栗藿皆鹹

夫脾土于心肺

之所以灌漑四藏者主上滲下洩于肝腎如脾苦濕則不能下洩矣經曰酸苦涌洩

能上滲矣土氣敦阜則爲陰鹹味滲泄爲陰故

宜食苦者取其燥土氣以涌

滲于上也宜食鹹者取其行上氣以滲洩于下也

桃葱皆辛

腎色黑則其氣喜潤辛能開腠理致津液益從革

作辛能通母之化原也辛散

酸收甘緩苦堅鹹契

此言發散漏洩之外而又有或收或緩或堅或契之性善用者

隨其所利而行之

○毒藥攻邪

啓元子曰藥謂金玉土石草木茱果蟲魚鳥獸之類皆可

以怯邪養正者也然攻邪却病惟毒乃能故曰毒藥攻邪

○再按本草云上藥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中藥爲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遇病補虛羸者本中經下藥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

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五穀爲養

謂黍稷稻麥菽以供養五藏之氣

五穀爲益

謂牛羊犬豕雞爲五畜爲益

補益五藏者也

府者也按五常政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益毒藥所以攻邪穀肉果菜無使過傷能補精益氣精氣充足則邪病自除

氣味合而

服之以補精益氣

此總結上文而言。穀肉果菜皆有五氣五味，宜和合而食之。無使偏

勝以補益精氣。如偏食焦苦之氣味，則增火化。

如偏食鹹腐之物，則增寒化。

經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

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故

宜氣味和合而食之。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

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柔

四時五藏病隨

五味所宜也

五者謂毒藥穀畜菜果也。言此五者皆有辛甘之發散，有酸苦鹹之漏泄，又有

辛散酸收，苦堅鹹柔，或隨四時之宜，散宜收，或隨五

藏之所苦，所欲各隨其所利而行之。

此篇論察五藏

以知間甚，死生之期，審貴賤以施鍼砭，藥食之別，蓋九候之病，自五藏之所生。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此篇承上章而宣明五氣五味五藏五邪故無

問答之辭

而不曰論

○五味所入

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

走其所喜酸先走肝苦先走心甘先走脾辛先走肺

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

傳酸入肝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

肝故味之酸者入肝以養肝氣

辛入肺西方

生燥燥生五金生辛辛生肺

故味之者入肺以養肺氣

火火生苦苦生

心故味之苦者入心以養心氣

鹹入腎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

生腎故味之鹹者入腎以養

腎甘入脾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

氣故味之甘者入脾以養脾氣

是爲五入

○五氣所病

五藏氣逆而爲病

心爲噫

噫不平之氣也本經

者陰氣而上走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

走心爲噫

蓋此因胃氣上逆于心故爲噫

肺爲欬

應象論曰肺在變動爲欬

肝爲舌

肝爲將軍之官在志爲怒肝氣欲達則爲語

診要經終篇曰春

刺冬分邪氣着藏病不愈又且欲

言語此言春令之肝氣不舒故也

脾爲吞

脾主爲胃行其津液

肝氣病而不能灌溉于四藏則津液

反溢于脾竅之口故爲呴嚥之證

液腎爲欠爲嚏

腎主水行其津液

經曰陽者主上陰者主下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

陽相引故數久當寫足少陰補足太陽蓋少陰之氣在

下病則反逆于上而欲引于下欲引于下

則欠反逆于上則嘽蓋腎絡上通于肺也

胃爲氣逆

爲噦爲恐

口問篇曰人之噦者穀入于胃胃氣上注

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併相逆復出于胃故爲噦蓋

穀入于胃乃傳之肺而肺反還入于胃胃受肺之寒

氣所逆而欲復出于胃故爲噦胃之逆氣下并于腎則爲恐益腎干胃戊癸相合也噦呃逆也噦噦車鑾聲言其聲之有輪序故曰噦大腸小腸爲泄大腸小腸受盛水穀化物而爲泄矣下焦溢爲水下焦如瀆水道出焉膀胱不利

病則反溢而爲水焉

變化糟粕病則不能

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出焉膀胱者都爲遺溺

爲癃不約爲遺溺

靈樞經曰三焦下俞出于委陽並太陽之正人絡膀胱約下焦實則溺

閉癃虛則遺溺遺溺

膽爲中正之官性秉剛則補之閉癃則寫之膽爲怒膽爲中正之官性秉剛決病則氣鬱而爲怒

是爲五病

謂病五臟五行之氣而六府亦配合于五行

○五精所并

謂五藏之

精氣精氣并於心則喜

多陽者多喜心爲陽藏陰精并之故喜本經曰神餘則笑

并於肺則悲

悲哀動中則傷魂肺而府氣并于肺則悲

休并於脾則畏

恐懼不解則傷精脾虛而腎氣

脾憂愁不解則傷意肝則憂

虛而肝氣并于肝則憂

并於肝則憂

恐懼不解則傷

並於脾

並於腎則恐

本經曰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

則畏

恐也蓋心腎爲水

火陰陽之主宰是以心虛而陰精

交

并之則喜腎虛而陽氣并之則恐此水火二氣上下

勝妄行○徐公遐曰有精相并者有氣相并者故首

提曰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此申明并者因

精氣虛而相并也○五

藏所惡

金木水火土

上五藏之本氣也風寒熱燥濕五

勝者心惡熱心爲火藏

行之所生也五藏之氣喜于生化故本氣自

惡之心惡熱心爲火藏

故惡熱

肺惡寒

肺屬清金故惡寒

肝惡風

肝主

風木故脾惡濕脾爲陰土

故惡濕

腎惡燥

腎爲水藏故惡燥

是謂五

惡三藏惡木氣之勝肺惡腎之寒腎惡肺之燥此亦

陰陽變換之道而肺腎子母之氣互爲本末也

○五藏化液水穀藏受水穀之津漐注于外竅而化爲五

人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

液心爲汗心主血

汗乃肺爲涕

出於肺竅之鼻而爲涕

肝爲淚

出于肝竅之目而爲淚

脾爲涎

出于脾竅之口而爲涎

腎爲唾

腎絡上貫膈入肺中

循喉嚨挾舌本舌故腎爲唾經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

下廉泉玉英上液之道也

是謂五

液又曰五液者腎爲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腎之自入爲唾是○五味所禁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以五液皆鹹

辛走氣氣病無多

食辛

肺主氣辛入肺故走氣氣病而多食之反辛散而傷氣

鹹走血血病無多

食鹹

心主血潤下作鹹鹹走血者水氣上交于心也血病而多

食之則水苦走骨

骨病無多食苦

腎主骨炎上作苦苦走骨者火氣下

反勝火矣苦走骨骨病而多食之則火氣反勝矣此與并于

心則喜并于腎則恐之義相同蓋心腎水火之氣時

相既濟故所走互
藏之味而走本藏

更其餘三藏是本
肝主肌肉所主之筋肉也

多食甘

肝合筋酸走

肝筋病而

食酸

肝合筋酸走

肝筋病而

是謂五禁無令多食

五

所以養五藏之氣者也

病則氣虛故

○五病所發

承

無令多食益少則

補多則反傷其氣

○五病所發

上

文而言五藏之氣

病各有所發

腎陰之病而發于骨

上

陽病發於血

心爲陽中之太陽

在體爲脈故心陽之

病而發于血○朱永年曰上節言鹹走

血苦走骨此節曰陰病發于骨陽

陽體用之妙是以太陰

病發于血正見其陰陽體用之妙

中

之至陰在體爲肉是以太陰

之病而發于所主之肌肉

陽病發於冬肝爲陰中

之病少春爲瘦

發于冬陰病發於夏肺爲北藏逆

夏氣則奉收

厥故肝藏之陽病

發于冬陰病發於夏

肺爲北藏逆

本經論

藏氣多有

三其說

而其子主

氣也

內有陰陽外

有陰陽外

冬立藏陰

乃爲陽在

陽膚爲

陰膚爲

者少秋爲瘳瘡故肺藏之陰病而發于夏也夫所謂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者卽調神論之所謂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欲以立法而其子主獨沉之義此因本氣自傷而爲病也曰陽病發于冬陰病發于夏者因所生之母氣逆而爲病也陰陽之道推變無窮若膠執于心腎發于骨血肝肺發于冬裏又不可與是爲五發謂五藏皆有所發之四論陰陽矣

○五邪

處各有所發之四

○五邪

所亂

言正氣爲

邪入於陽則狂

邪入于陽則陽盛陰

不勝其陽則脈流薄

疾并乃狂又四支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

能登高也熱盛于身則棄衣欲走也陽盛則使人罵

不被邪入於陰則痺

痺者閉也痛也邪入于陰閉

而不行則留着而爲痺痛之

譽親疎也邪入於陰則痺

而不行則留着而爲痺痛之

方盛衰論曰

故曰病在陽者名曰搏

足之少陰

風病在陰者名曰痺

上擊于舌

搏陽則爲顛疾氣上不下頭

顛疾蓋邪氣與陽氣搏擊搏陰則爲瘡

足之少陰

痛顛疾蓋邪氣與陽氣搏擊搏陰則爲瘡

上則爲頭痛顛頂之疾

方盛衰論曰

上擊于舌

絡于橫骨終于會厭邪搏于陰則厭不陽入之陰則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爲瘡陽入之陰則

靜陽分之邪而入之陰則陰出之陽則怒

陰分之邪而出之陽

病者靜蓋陰盛則靜也

○五邪所見

則病者多怒蓋

是爲五亂

謂邪氣亂于五藏之陰陽

○五邪所見

陽盛則怒也

夫五邪之亂于陰陽者亂

五藏陰陽之氣也

正春得

氣爲賊邪所傷則五邪之勝氣外見于脈矣

名曰陰出

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

春弦夏鈞秋毛冬石五藏陰陽之正氣也

反得所勝之脈者邪賊盛而見于脈也

名曰陰出

之陽病善怒不治

夫內爲陰外爲陽在內五藏爲陰在外皮肉絡脈爲陽在內所傷之

藏氣而外見于脈故名曰陰出之陽邪出于脈則血有餘經曰血有餘則怒此正氣爲邪氣所勝故爲不治

是爲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此言上文之所謂不治者謂五脈皆爲邪勝也

如五藏之氣爲邪所勝見四時寫也

○五藏所藏

藏者藏也主藏而不

相尅之脈皆爲死不治之

心藏神

經曰兩精相搏謂之神

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于心藏

○朱永年曰所生之來謂之

夫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是先天所生之精

與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兩精相搏

肺藏

並精而出謂之魄魄乃陰精所生肺爲陰藏故主藏魄

肝藏魂

隨神往來謂

魂所生肺爲陰藏故主藏魄

脾藏志

心之所之謂之志神生于精

心生血脈血生脾故心所之之意而

心之所之謂之志神生于精

是爲五藏

○五藏所主

五藏在內而各有所主之外合

心主脈

主血故肺主皮

肺主氣氣主皮毛故肺合皮

肝主筋

筋生于骨

在藏爲筋故在體爲筋

脾主肉

五藏元真之氣通會于肌肉腠理脾氣通于五藏故所主在肉

腎主骨

腎藏精髓而注于骨故所主在骨

形層各屬五藏

是爲五主

謂人身之皮腠

之所

○五勞所傷

勞謂太過也上古之民形勞而不倦久視傷血

久視損神

故傷血

久卧傷氣

久卧則氣不行故傷氣

久坐傷肉

脾喜運動故久坐傷肉

久立傷骨

久立則傷腰

腎

久行傷筋

行走罷極則傷筋

五勞所傷

是五勞而傷五藏所主之血氣筋骨也

○五脈應象

五藏之脈以應

四時五臟

象木體之條達也

心脈鈎

象火炎盛而秒則環轉如鈎

脈代

象四時之更代也

肺脈毛

象秋令清虛故象秋毛之清虛

水是爲五藏之脈

夫九候之道必先定五藏五脈審辨其五實五虛而後立五法調五味以治之故此篇

宣明五藏之氣焉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
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
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夫氣爲陽血爲陰府陰陽雌雄相合而氣血之多少自有常數如太陽多血少氣則少陰少血多氣少陽少血多氣則厥陰多血少氣陽有餘則陰不足陰有餘則陽不足此天地盈虛之常數也惟陽明則氣血皆多蓋血氣皆生于陽明也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手

之陰陽也夫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以合十二經脈陰陽並交表裏相應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掌五中之情取虛實之要知此乃足以診如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淇是故藏府陰陽相爲表裏此皆診候之要不可不知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知所苦者知邪病在手足之何經也先去其血除宛陳也宛陳去則無所苦矣伺之所欲者伺其欲散欲更欲緩欲收蓋必先定五藏之病五藏已定九候已備而後乃存鍼有餘者邪氣盛也不足則補之欲知背俞先者精氣奪也有餘則寫之不足則補之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卽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兩

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

俞音輸度音鐸挂音

法五藏之俞皆在于背背者腎之府也故先量其兩乳而後定其背之俞焉度量也言以草量其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此草去半已使與中折之草挂爲三隅以一隅土齊脊之大椎兩隅分而挂下當其下隅之盡處是肺俞也益九鍼

九候之道先以五藏爲主

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

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古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

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炙刺之度也

度叶渡○度度數也俞輸同五

藏血氣輸轉傳布也吳鶴臯曰此取五藏俞

法與甲乙經不合蓋古人別爲一法者也

○形樂

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形

也形苦志樂形苦志苦常人也所謂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也金匱要畧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

右
于大格二
章分次杜
左肺肺居
下心肝居

以壹歲
背同等

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困疲勞汗出卧不時動
搖加被微風遂得之宜引鍼引陽氣令脈緊去則愈
益形樂則肌膚盛肌膚盛則陽氣留于陰也少陽不
在表則邪直傷于陰志苦則傷神神傷則血脉虛而
邪氣易人故病生于脈也宜灸以落留陷之陽宜刺以去血脉之痺形樂志樂病生於
肉治之以鍼石形樂志樂則過于安逸矣過于安樂
宜治以鍼石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吳鶴
引而通之勞苦其形則傷筋志逸而樂則血脉未嘗受病故
治之以熨烙導引使血脉榮養于筋則就安矣形
苦志苦病生咽嗌治之以甘藥百憂感其心萬事勞
傷矣夫喘主天氣咽主地氣天者陽氣地者陰氣此
陰陽氣血皆傷故病生嗌咽是宜甘藥以調其脾胃
焉終始篇曰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
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

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

俞音輸度音鉉挂音死○此論取五俞之

法五藏之俞皆在于背背者腎之府也故先量其兩乳而後定其背之俞焉度量也言以草量其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此草去半已使與中折之草扯爲三隅以一隅土齊脊之大椎兩隅分而扯下當其下隅之盡處是肺俞也益九鍼

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

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古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

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炙刺之度也

度叶渡○度度數也俞輸同互

藏血氣輸轉傳布也吳鶴臯曰此取五藏俞○形樂法與甲乙經不合蓋古人別爲一法者也

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炙刺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形樂志苦形樂志樂貴人

也形苦志樂形苦志苦常人也所謂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也金匱要畧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

右草分數性
下心肝居
左肺肺居
于大倍二
以上宣慶
等草同等

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困疲勞汗出卧不時動
搖加微風遂得之宜引鍼引陽氣令脈緊去則愈
益形樂則肌膚盛肌膚盛則陽氣留于陰也少陽不
在表則邪直傷于陰志苦則傷神神傷則血脉虛而
邪氣易人故病生于脈也宜灸以落留陷之陽宜刺以去血脉之痺形樂志樂病生於
肉治之以鍼石形樂志樂則過于安逸矣過于安樂
宜治以鍼石則神機不轉氣血羈留故病生于肉
引而通之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吳鶴
勞苦其形則傷筋志逸而樂則血脉未嘗受病故
治之以熨烙導引使血脉榮養于筋則就安矣形
苦志苦病生咽嗌治之以甘藥百憂感其心萬事勞
傷矣夫嗌主天氣咽主地氣天者陽氣地者陰氣此
陰陽氣血皆傷故病生嗌咽是宜甘藥以調其脾胃
焉終始篇曰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
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炙○

朱永年曰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
吸噓喉也

按摩醪藥

驚則氣亂恐則氣下蓋血隨氣行氣數亂
逆則經絡不通榮衛不行是以病生于不

仁宜按摩醪藥以行其榮衛血氣焉○朱永年曰酒
者熟穀之液其性慄悍其氣先行于榮衛故宜于醪
藥是謂五形志也

謂大人布衣有

○刺陽明出血氣

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
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

此言六經

大氣血各有多少宜從其多者而去之蓋邪在氣分
者可從血出邪在血分者可從氣出也陽明氣血皆
多故刺可出血出氣太陽多血少氣故刺宜出血而
惡出氣少陽多氣少血故刺宜出氣而惡出血太陰
多氣少血故刺宜出氣而惡出血少陰多氣少血故
刺宜出氣而惡出血厥陰多血少氣故刺宜出血而

強出氣此氣血之常數鍼刺之常法也鍼經曰刺榮
者出血刺衛者出氣○按靈樞經水篇曰十二經之
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疾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
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經氣固其常有合
是陽明五藏六府之海也其脈大血多氣盛熱壯刺
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寫也足陽明刺深六分留十
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
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
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
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其少長
大小肥瘦以心揀之命曰法天之常炙之亦然炙而
過此者得惡火則骨枯脈濇刺而過此者則脫氣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

王水曰

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

繩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

而乃生焉易曰天地繩

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

君

王衆庶盡欲

全形

王水曰貴賤雖殊然其

全形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

形之疾病莫

知其情留淫日深着于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

疾病爲之奈何

王水曰虛邪之中人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有形無形故莫知其情狀也

留而不去淫衍日深邪氣集虛故

着于骨髓帝矜不處故請行其鍼

岐伯對曰夫鹽之

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

棄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
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此言藏府經絡皆由胃氣
之所資生如胃氣已敗雖毒藥無所用其功鍼石無
所施其力欲寶命全形者當先養其胃氣焉夫鹽之
味鹹者性本潤下如置之器中其氣上升令津泄
于器之上如絃欲絕者其音必先嘶敗如木氣敷散
其葉蚤發生此三者以興有諸內而形諸外以比噦
之府壞而後發于音聲夫噦有三因如因肺氣逆而
欲復出于胃者橘皮竹茹湯主之此噦之逆證也如
噦而脇滿當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而愈者此
噦之實證也如有此三者之比而其聲噦者噦之敗
証也此因病深而胃府已壞雖毒藥無可治其內短
鍼無可取其外此皆皮毛焦絕肌肉損傷而氣血爭
爲腐敗矣黑者腐之色也○朱永年曰金匱要略云
六府氣絕于外者手足寒上氣腳縮五藏氣絕于內
者利不禁手足不仁此噦之壞證也所謂壞府者言

病深而五藏六腑血氣皮肉俱已敗壞

帝曰余念其痛心爲之亂惑反

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爲殘賊爲之奈何更易時月也殘賊殘忍其死而賊害不仁也

歧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

天天地合氣命之人

王冰曰形假物成故生于地命惟天賦故懸于天德氣同

歸故謂之人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母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王冰曰人能應四時和氣而養生者也

天地恒畜養之故爲父母四時調神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浮沉于生長之門

知萬物者謂之天子

吳嶧曰知萬物則能

參天地贊化育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邪客篇曰歲是謂天之子也

有十二月人

有十二節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十二節者手足之十二大節也蓋天有陰陽寒暑以成歲人有十二節以合手足之三陰三陽十二經脈以應天之十二月也

天有寒暑人有虛實

寒暑者天之陰陽消長也

長也虛實者人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之陰陽消長也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

言能經理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不失四時

之運行知十二經脈之理而合于天能存八動之變之陰陽惟聖智者能之又何欺之有能存八動之變

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咷吟至微秋毫在目

咷音區○存存心也

八動八風之變也五勝

五行之勝剋也更立者言五行之有勝制勝則敗害制則生化萬物盡然不可勝端也獨出獨入者言能究心于八動五勝明達于虛實之數而出入

補寫之有獨見也。咷，卧聲。口張而不合氣之虛也。呻吟之聲氣之實也。言其咷吟之至微而虛實之秋毫皆在吾目矣。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

野分爲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

量。虛實咷吟。敢問其方。

人秉天地陰陽之氣而生此形是以與天地合氣而成九

候也。別爲九野者以身形之應九野也。

分爲四時者

左足應立春。左脇應春分。左手應立夏。膺喉頭首應

夏至。右手應立秋。右脇應秋分。右足應立冬。腰尻下

竅應冬至也。

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言氣候之有益虛

人與天地萬物之氣皆然而不可勝量也。

虛實咷吟者以咷吟之至微而知其虛實也。

欲法天則地而爲鍼刺之法。

敢問其方。

歧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

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

五行有體
有制者
五行之體

亦有勝矣

者勝也

化類其

鑿矣

針經曰

余良醫

而皆其根

禹民泰星

而皆其根

而皆其根

而皆其根

而皆其根

而皆其根

而皆其根

而皆其根

伯言鍼石之道必先定五藏備九候而後乃存鍼然
五藏五行之氣有相勝更立不可不知如木得金則
伐火得水則滅金得火則歛水得土則絕此所勝之
氣而爲賊害也如土得木而達此得所勝之氣而爲
制化也萬物之理皆然而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條
食莫之知也其供同黔首黎民也懸布天下者先立
鍼經以示人而百姓止可力田以供和
稅有餘粟以供養其子一日治神神在秋毫屬意病
治鍼之道莫之知也
存亡二曰知養身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雨虛相感其
氣至骨入則傷五藏故當知日之寒
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而
調之于身丁候救之勿能傷也三曰知毒藥爲真毒藥
所以攻邪者也如知之不眞用之不當則反傷其正
氣矣故帝曰余欲弗使被毒藥欲以微鍼通其經脈
調其
四曰制砭石小大上古之世未有治鑄以砭石
爲鍼制有大小隨病所宜黃

帝始造九鍼以代鑿石經曰小之則無內大之五曰
則無外蓋治外者制小其鍼治內者制其大也五曰
知府藏血氣之胗府爲陽藏爲陰氣爲陽血爲陰人
氣血之虛實而生有形不離陰陽故必先知藏府
後可以行鍼言上古之世立所宜

五法俱立各有所先此五法而各有
先者此言上古之世立今末世之制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
所共知也止知寫有餘補不足若夫法天則地隨應
此祖工之所共知

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法天則地者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隨氣應
而用其鍼是因天地之時而調和氣血也迎之隨之
以意和之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得心應手取效若神
而離合出入自有獨見不與衆聞○徐公遐白來者
爲陽往者爲陰鬼神者陰陽之氣也言道在純一而
皆無鬼神矣朱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帝曰願聞其道歧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真者眞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言刺之道雖有五藏已定凡刺陰陽虛實之分而必先歸于治神五藏已定凡刺畢于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九候已備後乃存鍼知胗三部脈處而後存衆脈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鍼以治之九鍼篇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名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取五脈者死取三脈者惟故曰衆脈不見衆凶弗聞言不可以濫取也藏府在內皮膚筋脈在外外內之相應者貴在得神而無以形先蓋言上守可玩往來乃施於人言知機之道而後神粗守形也乃施于人九鍼篇曰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淨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掛

以髮不知機道印之不人有虛實五虛弗近五實弗
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人有虛實五虛弗近五實弗

遠

五虛者五藏之精氣奪也五實者五脈之邪氣盛也夫用鍼者觀察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

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鍼不可以治之故曰五虛弗近邪實者急取而寫之故曰五實弗遠至其

當發間不容瞬

頓音舜與瞬同○刺之微在遲速知其可取有如發機間不容于瞬息也

手動若務鍼耀而勻

動用鍼也務專一也耀光淨也勻均勻也

觀適之變

適至也靜已之意視鍼

是謂冥冥莫知其

形冥冥者視之無形也言形氣榮

見其鳥鳥見其稷

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

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

張介賓曰此形容用鍼之象有如此者鳥鳥言氣至如鳥

之集也稷稷言氣盛如稷之繁也從見其飛言氣之或往或來如鳥之飛也然此皆無中之有莫知其誰

爲之

伏如橫弩起如發機

王冰曰血氣之未應鍼則伏如橫弩之安靜其應鍼

也

也則起如機

發之迅速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

復問治虛歧實之法

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

言刺虛者須俟其氣至而實刺

實者須俟其經氣已至慎守弗失深淺在志遠近若氣泄而虛

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

按鍼解論云刺實須其虛

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慎守弗失者勿變更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半也神無營于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

服事也法

方法則準則也

歧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

謂合天之暑日之寒溫

月之盈虛星

辰之行度

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凡刺之法必候

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

候日月者謂日之寒溫月

之空滿也星辰者先知二十八宿之分以紀日月之行也四時八正之氣者謂四時之氣八方之風也定安靜也氣定乃刺之者謹候其氣之安靜而刺之也

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

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

泣而衛氣沉

涇和也泣與濇同言天溫日明則陽氣盛人之血氣亦應之故血和潤而易寫

衛氣浮而易行 天寒日陰則陰氣盛故人月始生則
血凝泣而衛氣沉澁則難行沉則不應矣

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

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

調血氣也

精純至也月乃陰水之精故潮汐之消長

其虛實浮沉是以天寒無刺

血泣而衛沉也

天溫無凝

溫和

則血氣無凝月生無寫

恐伐其生氣也

月滿無補

犯重實也

月郭

空無治

正氣虛而邪氣不去也

是謂得時而調之

謂得天時而調其血氣也

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

因天氣之和月

之盛滿候日遷移定氣所在故曰月生而寫是謂藏

南面正立待氣至而刺之

虛藏陰也內之謂虛其月滿而有血氣揚溢絡有留
裏陰發生之血氣

血命曰重實

重平聲○月滿則血氣充溢于形身之外若重補之則絡有留血是謂重實也

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眞邪不別沈以留

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

用鍼之要在于知調陰陽月郭空則陰陽榮衛皆虛正不

勝邪則邪留不去而正氣反錯亂矣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歧伯曰星

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

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

緯周天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

爲緯虛張爲經是故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昴日

月經天有南陸北陸之行有朔望虛盈之度故星辰者所以紀日月之行而人之榮衛亦有陰陽虛實之

應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

八正者八方之

正位也八方之氣以時而至謂之八風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如月建在子風從北方來冬氣之正也月建在卯風從東方來春氣之正也月建在午風從南方來夏氣之正也月建在酉風從西方來秋氣之正也如春夏之交風從東南來夏秋之交風從西南來秋冬之父風從西北來春冬之交風從東北來此四方四維之正氣主生長萬物者也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衝後來者從衝犯之方而來如太一居子風從南方來火反衝水也大一居卯風從西方來金來犯木也故以八方之位以候八風之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正氣候八節之虛邪所在以時調之也四時之氣所在如春氣在經脈夏皮膚冬氣在骨髓又如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九月十月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氣在腎此皆氣之所在以時而調之也八正之虛

邪而避之勿犯也

八方之虛邪主殺主害者謹候而避之故聖人曰避虛邪之道如避

矢石然邪勿能害也○朱玄年曰日避

者候太一徙居中宮之日而避之也

以身之虛而

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

之弗能傷也

身之虛血氣虛也天之虛虛鄉之邪風也雨虛相感故邪氣至骨而入傷五藏

上口調其九候而救之始勿能傷害其性命

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

天忌者謂

太一徙居中宮乃天道所當避忌之日太一北極也斗杓所指之辰謂之月建卽氣令所主之方如冬至四十六日月建在丑太一居娵訾之宮丑娵訾宮也立春四十六日居天留

天留艮宮也春分四十六日居倉門倉門震宮也立夏四十五日居陰洛陰洛巽宮也夏至四十六日居天宮天宮離宮也立秋四十

六日居玄委玄委坤宮也秋分四十六日居倉果倉果兌宮也立冬四十五日居新洛新洛乾宮也明日

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此太一歲所居之宮也
又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
一處至九日復反于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
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
少病矣移日者始移宮之第一日也如太一徙立于
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其日大禁者也徙入中宮
日者乃九日中之第五日也其日風從南方來名曰
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在于脈氣主熱風從
西南方來名曰謨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
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
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
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絕
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
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與肩背之有筋其
氣主爲寒也風從東北方向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
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
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
主爲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

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主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爲淋露寒熱犯其兩濕之地則爲痿故曰大禁太一所在之日是爲天忌言太一所在中宮之日大忌避忌此天時之不可不知也又身形之應九野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巳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巳巳膺喉頭首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戌申巳未左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巳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王子六府膈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日及諸戌已是謂天忌宜避鍼刺此醫者之不可不知也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鍼經靈樞經也靈樞首篇黃帝問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先立鍼經願聞其情故曰法往古者先取法乎鍼

經也驗于來今者取驗于本經之論也是以三部九候諸篇皆補論鍼經未盡之旨再按官鍼篇曰用鍼者不知年之所能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故本經補論歲運八篇立數萬餘言亦詳悉靈樞之所未盡者

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

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

驗于來今者言鍼經之所

未發明也蓋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木卷九篇論三部九候而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以天之日月虛盈地之經水動靜以候氣之浮沉血之凝淖所謂法天則地調之于身故曰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之論不必存矣

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

目觀於冥冥焉言上工取法天地先知日之寒溫月
榮衛參伍相合而調之是雖形氣榮衛之不通於無
形于外而工已獨知之故曰觀于冥冥焉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承上文而言通于天地陰陽
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
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此復言
觀于冥冥者不形見于外視之無形嘗之無味髣髴乎若神
是以粗工之不能俱見也上工獨知之者先以日月
四時之氣調之于身故常先○虛邪者八正之虛邪
見之是故工之所_以有異也
氣也所謂虛邪者乃八方虛鄉所來之邪氣其入于身也深
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

見其形

所謂正邪者八方之正氣也正氣者正風也

從一方來

非實風又非虛風也其中人也淺

是以逢人之汗出腠理開而後入于肌腠絡脈之間然其中人也亦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

上工

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

故曰上工

此言虛邪之始中人也亦起于毫毛發于腠理其入深則搏于筋骨傷人五藏故上

工救其萌芽始發見其灑淅動形而卽治之不使有

傷三部九候之氣是爲上工也○朱永年曰虛鄉之邪逢人之虛則中人也深而入傷五藏如人之九候盡調者亦始傷毫毛故當救其萌芽勿使傷敗九候

之氣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

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

已成者入傷榮衛而病已成已敗者三部

九候之氣已爲邪所傷敗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

部九候之相失者因邪病而敗之也此言上工救

其萌芽不使邪傷正氣下工救之氣已敗不亦晚乎知其所在者知形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

此見

言正邪之中人也微莫知其情莫

故能知其所在知其所在卽于病脈處而治之故曰

守其門戶焉

言守其真氣而邪自去矣○朱永年曰

上工知形三部九候之病脈故能見其形下工不知所形則亦莫見其形矣○

帝曰余聞

補寫未得其意

正寫邪各有其法

歧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

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

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而行焉

內叶訥○天包乎地

員者天之象也氣生于地方者地之象也蓋以天地陰陽四時之氣合人形之虛實而爲補寫之法故曰員與方非鍼也氣方盛月方滿日方溫則人之真氣充而邪易寫也身方定陰陽不相錯也息方吸而內鍼吸天地之氣以助其氣也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故寫必用方其氣盛而行焉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也經氣周行則移其真氣之隆至矣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必中榮者刺血脈也排推也者候其呼出而徐引鍼以寫之補候其吸而推運其鍼也蓋寫方圓之道非用鍼之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妙在得氣與神也

鍼之淺深知血氣之盛衰則知方員之補寫血氣者互藏之神氣也能知形之肥瘦氣之盛衰則鍼不妄

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知形之肥瘦則知用

用而神得其養矣 帝曰妙乎哉論也令人形於陰陽四時虛

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

形謂身形

神謂神氣

此伯曰

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接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

所謂形者觀其形色而知病之所在○

郭

氣篇曰虛邪之中人也瀟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府若有若無若亡若有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故曰按之不得不知其情帝曰何謂神歧伯曰請言神神乎

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和曰神

所謂神者謂氣

九針論藏
府之陰陽
天地人合
些人合

至之若神也耳不聞者毋聞人聲以收其精也目明者觀于冥冥也志者心之所之也言心開而志先慧悟也口弗能言者得氣之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俱視獨見者衆人之所共視而我獨知之也適至也言氣至若昏而我昭然獨明也氣至而有效效之三部信若風之吹雲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

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

原謂十二原也蓋言九鍼之論以十二原主治五藏六府之病今法則天地而以天地人之三部九候爲之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矣此言往古者已先知其鍼經驗干來今者知三部九候之道今論三部九候之本原則九鍼之論不必存心而再問矣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此承上章而言九鍼之道備載鍼經八十一篇余已悉會

其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榮踰余知之矣
常事鍼經之大略若此而余已知之

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言鍼經多論正氣之虛實未詳言邪氣之入經○朱汞年曰邪氣入于血脉之中真氣與邪氣有離有合故以名篇

歧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

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

經度

云者論身形之有三百

度謂周天之度

數經水謂洛

水渭水海水湖水汝水

汎水淮水漯水江水

河水濟水漢水以合人之十二

經脈天之二十八宿房至畢爲陽

昴至心爲陰地之十二

經脈水涆以南爲陽海以北爲陰宿度經水之相

應也上章論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以應人之榮

衛氣血此復論地之經水以應人之經脈斯天地合

氣而爲三部九候焉○遐公遐曰身形之應天地陰

陽也身半以上爲天身半以下爲地左爲陽右爲陰

背爲陽腹爲陰

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

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

隴起

此言人之經脈應地之經水經水之動靜隨天氣之寒溫所謂地之九州人之九藏皆通天氣

隴隆同

通起貌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沖澤

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

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

此言邪入于經寒則血如經水之凝

泣暑則氣如經水之沸溢而淖澤虛風虛鄉之邪風也經之動脈謂經血之動于脈也言虛風之邪因而入客于經亦如經水之得風其至于所在之處亦波

漏而隴起循循次序貌言邪在于經雖有時隴起而次序循行

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無有常處

則平

此以寸口之脈而候邪之起伏也夫邪之入于

則平脈也如經水之得風亦時隴起故有時而脈大

有時而脈小大則邪至而隴起小則邪平而不起也

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

此卽以寸口之脈而候其邪之在陰在陽也

或在于陽寸口者左右之兩脈口繫寸尺而言也如邪在陽分則兩寸大而兩尺平邪在陰分則兩尺大

而兩寸平然且可分其有陰與陽而不可爲度數從

蓋言以寸口分其陰陽以九候而分其度數也

從

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卽從其邪之

在陰在陽而

察之則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逢之矣早遏其路者知

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焉○朱永年曰神藏爲陰形

藏爲陽知在陽

分卽從陽之諸經而察之三部之中

有獨大獨盛者病之所在矣知在陰分卽從諸陰經

而察之三部之中有獨大獨盛者病之所在矣卽從

所在之處迎而取之則遏其行路矣吸則內

鍼無令氣忤

內叶訥曰此以下論刺邪之法以靜以

鍼無令氣忤

息方吸而內鍼無令其氣逆也

青以

久留無令邪布

鐵解篇曰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

氣至眞陰之氣至則

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益吸則

陽邪無能傳布矣

于得氣故復候其方吸而

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

轉鍼以欲其得氣故也

出故命曰寫

呼則氣出故復俟其方呼而徐引鍼候呼盡乃去其鍼則大邪之氣隨氣

出故命曰寫

○徐公遐曰風乃

氣之首爲百病之長故曰大氣

帝曰不足者補之

氣之首爲百病之長故曰風乃

氣之首爲百病之長故曰風乃

氣之首爲百病之長故曰風乃

奈何歧伯曰必先捫而循之

先以手捫循其處欲令

湊其正必虛故又當

切而散之

次以指切捺其穴推

補其真氣之不足

而按之

欲鍼道之流利也

再以指推接其肌膚

彈而怒之

以指彈其穴欲其氣之行散也

注則氣必隨之故絡脈填滿如忿起也

抓而下之

用法如前然後以左手爪甲指其正穴而

右手方下鍼也通而收之

下鍼之後必令

外引其門以閉其

神門者氣至之門也外引其門者徐往徐來呼盡內

神也以閉其神者閉其門戶以致其神焉

呼盡則氣出氣出內鍼追

鍼靜以外留以氣至爲故

呼盡則氣出氣出內鍼追而濟之也故虛者可實所

謂刺虛者刺其去也○徐公遐曰故補曰隨之隨其氣去而追之追其陷下之陽復隨氣而隆至如

待所貴不知日暮

晉以久留以俟氣至如待貴人不敢厭忽其氣以至適

而自護

以已同適調適護愛護也實命全形論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此之謂也

候吸引

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有大氣留

止故命曰補

候吸引鍼則氣充于內推闔其門則氣固于外神存氣留故謂之補九鍼篇曰

外門已閉中氣乃實

○帝曰候氣奈何

謂候邪氣之至

歧伯曰夫邪去

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

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

邪氣由淺而深故自絡而後入于經脈寒溫欲

相得者眞邪未合也故邪氣波隴而起來去于經脈之中而無有常處○徐公遐曰眞邪已合如眞氣虛

寒則化而爲寒，眞氣盛熱則化而爲故曰方其來也熟邪隨正氣所化故曰寒溫未相得故曰方其來也

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

方其來者三部九候卒然逢之卽按而止之以鍼取之早

遏其無逢其衝而寫之

逢迎也衝者邪盛而隆起之時也兵法曰無迎遯逢之氣

無擊堂堂之陣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

眞氣者經氣也經氣必大昌

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

眞氣者榮衛血氣也邪盛于經則眞

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言邪方盛雖經氣虛而不

可刺也○鍼經曰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言

邪氣方盛雖正氣大虛而亦不可補故曰迎而奪之

惡得無虛言迎奪其邪氣惡得不反虛其正氣乎

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眞氣脫脫則不復

邪氣復至而病益畜故曰其往之不可追此之謂也

此言發鍼之不可大遲也太氣風邪之氣也候邪而不詳審其至使邪氣已過其處而後寫之則反傷其真氣矣真氣已脫而不能復邪氣循序而復至正氣已虛則邪病益留畜而不能去故曰其往不可追謂邪氣已過不可寫也蓋言邪氣方不可追也不可追猶言邪氣已過不可追也不可追猶言邪氣方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挂掛同承上文而言待邪之至及時而發鍼不可差遲于毫髮之間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斯可謂之寫矣若後者邪氣之已過也若差之若先者邪氣之盛也若後者邪氣之已過也若差之毫釐則反傷其血氣真氣虛則邪病益畜而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機弩機也知其可取者當其可取之時用鍼取之如發機之故曰知機道迅速不知其取者朴鈍如椎扣之不發故曰知機道者一止復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此甚言其

知機之妙既無逢其衝又無使其過不可遲早于毫髮之間

知機之道其神乎

○帝曰補寫

奈何

夫邪氣盛則精氣奪將先固

正氣而補之乎抑先攻邪氣而寫之耶

歧伯曰此攻

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

伯言此宜先攻其邪也疾出其鍼以

去其盛溝之血則邪病自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

去邪病去而真氣卽復矣

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

此言若先補之則血

不得散而邪不得出也溶溶流貌言邪之新客于經脈之中溶溶流轉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蓋

流動而易寫者也若逆而刺之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出此甚言其寫邪之妙刺出其血其病立已邪病已去而真氣卽復矣○同觀子曰此節可救時下名醫之

病○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瀾不起候之奈何

此言真邪

之有離合也。眞氣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于經脈者也。虛邪者虛鄉之風邪賊傷人者也。邪新客于經脈之中，眞邪未合，則如波涌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處。如眞邪已合，則正氣受傷，榮衛內陷，邪隨正而入深，是以經脈無波隴之象。而三部九候之脈相失而相減矣。

歧伯

審者審其病，切其脈盛者

曰：審押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

邪氣盛虛者，正氣虛調之者，補其正而却其邪也。

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

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

左右上下謂左手足膺喉頭首腰尻以下也。邪氣入深

則傷五藏九候之脈。九藏之神氣也。藏氣受傷，是以脈氣減失。審其病在神藏形藏，而以死生期之。所有形藏者，生在神藏者，有生而有死，期也。○朱衛公曰：九候之枯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減者脈細也。

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天以候。

天人以僕人

經云用鍼之要在於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合神與氣使神內藏夫

天爲陽地爲陰人則參天兩地者也故身半以上爲

天身半以下爲地然陰中

有陽陽中有陰是以上部

有地下部有天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

天調之中府

地不分以上爲天以下爲地以中爲人

以定三部

中府胃府也蓋三部陰陽之脈皆陽明水穀之所資生太陰爲之行氣于三陰陽明

爲之行氣于三陽陽者天氣陰者地氣陰氣從足上

行至頭陽氣從頭下行至足陰陽異位外內逆從土

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當調之中府以定三部之脈焉○徐公遐曰是以三部之中皆有陽明之胃氣詳

三部九候論

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

且至工不能禁也

大過且至者歲運之氣至也蓋用鍼之道當知三部九候合之因時

五行加臨相勝而各治之不知三才之合氣九候之交通雖有大過之氣且至而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

張巡論

正上篇

論刺三部

九候之法

天舞篇中

但提出三

帝九候四

字後卷刺

此不復論刺

篇復論刺

法之要考

者當分而

論之各而

參之

不能禁也。○按帝問曰平氣何如伯曰無過者也恭
太過不及之歲皆勝氣妄行故曰大過平氣之歲爲
無過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實
爲虛以邪爲眞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以從
爲逆榮衛散亂真氣已失邪獨內着絕人長命予人
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此言不知三部九候者不分眞邪不
知虛實不審逆從賊害眞氣與人天殃蓋用鍼之道
有如用兵務在殺賊不害良民無義之兵征伐無過
反亂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
人長命此言不知三部九候者因而不知合于四時
之正反攻之則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
絕人長命矣五行之道六氣之加臨五運之相勝邪反釋

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再言之者言乘風邪
新客未定之時卽當
通評著語

並而寫之慎勿使
並邪之相合也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

此亦承上章而復問也

歧伯對曰邪氣盛

則實精氣奪則虛

邪氣者風寒暑濕之邪精氣者榮衛之氣也蓋邪氣有微盛故邪盛

則實正氣有強弱故精奪則虛

失也或爲邪所奪也

帝曰虛實何如歧伯曰

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

此言脈氣本于內而發原于下

則死伯言虛實者皆從物類始如肺主氣其類金五

行之氣先虛於外而後內傷五藏蓋邪從表入裏在外之氣血骨肉先爲邪病所虛是以骨肉滑利則邪不內侵而裏亦實表氣虛則內傷五藏而裏亦

虛此表裏之虛實也如氣逆于上則下虛而足寒此
上下之虛實也如值其生旺之時則生當其勝旺之
時則死此四時之虛實也

餘藏皆如此

夫肝主筋

其類木

心主血

脾主肉

其類土

肺

主氣其類金腎主骨其類水蓋五藏之氣外合于五行五行之氣歲應于四時故皆有生旺尅勝之氣而

各有死

○帝曰何謂重實歧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

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

重平聲

○大熱者邪氣成

也氣爲陽

血脈爲陰

邪成

而氣血皆傷故爲重實此論血氣之陰陽虛實也○

徐公遐曰重實則其中有重虛故上文曰虛實何如
下文曰夫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

此論經絡之陰陽虛

虛實者

夫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

邪成

實也夫膚腠氣分爲陽經絡血分爲陰然經絡又有深淺陰陽之別所謂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歧

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

于經

脉之法

則寸口脈急緩爲內熱熱在于絡則尺脈緩也故曰

靈樞邪氣篇經脈篇

論疾脉篇本經後

刺篇

張兆瑞曰

此篇論邪

寒者先從外而正

虛者亦先

外而內如不死者先

葉落而後根枯故用

脈尺之法

先從外而

兩也

皆當以鍼取之此以寸尺而候血脉之陰陽也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

滑主氣血皆盛故爲從濇主血氣皆衰故爲逆○朱聖公曰故曰者

爲陰陽血氣邪正而言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

滑利可以長久也

五行者天地之陰陽也五藏者人之陰陽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

分皮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金木水火土五藏之外

類也夫邪之中人始于皮膚次于肌肉留而不去則

入于經脈以及于筋骨故邪之中人先從其物類始

是以壯者之血氣盛其肌內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

失其常可以長久其天命如五藏不堅使道不長空

外以張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

引故不壽而盡也○徐公遇曰邪氣實則正氣虛○

故曰夫虛實者○朱聖公曰此復結首章之義

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

不足者精氣奪有餘者邪氣盛此邪去絡

而入于歧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經也

此言色脉與尺之相應也如故篇此章論虛實之道者從煩始而以形尺之淺深之於表而絲而緩淡以爲膚而筋氣以爲筋而氣之充溢而內也

寒也

此論經絡之氣虛實也寒熱者尺寸之膚寒熱而應于經絡也絡脈外連皮膚爲陽主外經脈

內連藏府爲陰主內經

云榮出中焦衛出下焦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衛氣已平營氣乃滿

而經脈大盛經脈之虛實也以氣口知之故以尺膚候絡而以寸候經

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大邪氣之從外而內猶藉正氣之從

氣之充溢而內也而從外而

之虛

○帝曰經虛絡滿何如此論內因之虛實也

此論外因之虛實也

絡滿者尺脈滿脈口寒濇也

脈口寒濇故主絡滿此

春夏死秋冬生也

春夏之氣生長于外氣惟外弛而根本虛脫故死秋冬之氣收藏于

丙故生蓋外因之病官神機

外運內因之病宜根本實堅

帝曰治此者奈何歧伯

曰絡滿經虛炙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炙陽

絡爲陽經爲陰

刺者寫其盛滿之氣炙者啓其陷下之○

帝曰何謂

陽益不足者病而太過者亦爲病也

此論脈氣皆虛也上節論經絡之實卽可類推于虛此節論氣分之虛亦可類推于實

重虛

此論氣行于脈中衛氣行

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

血者神氣也榮氣宗

于脈外故曰脈氣益以氣口之脈可以候血而可以

候氣也上虛者寸口之脈氣虛也尺虛者脈氣虛于

下也上下皆虛故曰重虛○朱永年曰氣逆于上

而足寒者上實下虛也此上下皆虛故謂重虛

歧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

其虛也

也尺虛者行步恒然

恒音匡○氣者謂陽明所生之

氣矣故曰氣虛者不象陰也言

重虛之脈

不象少陰之氣有水

疾之是

也尺虛者行步恒然

榮衛宗氣也經曰穀始入于胃

針之類在
于調氣上
積手胃以
通於衛各
走其道方
氣流于海
其下者注
于氣街其
土者在于
息道故厥
在于足太
中之虛處
而留止

此節論榮
血氣之生
于陽明
而張兆地
曰此謂氣
之在歸也
言氣虛之
脈不象陰
虛之在歸

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
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
出于肺循喉嚨以司呼吸是陽氣者陽明之所生也
言無常者宗氣虛而語言無接續也鍼經曰盡寫三
陽之氣令病人惟然惟虛怯也謂陽明之氣虛于上
則言語無常陽明之氣虛于下則令人行步惟然益
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
故曰身半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身半以下足太
陰陽明皆主之按帝問何以治之而伯答以所病之
因蓋知陽氣生始之原則知所以治矣此論後天之
主氣也○徐公退曰此註當與九脈虛者不象陰也
候論之地以候胷中之氣註合參

實之氣由藏府而達于經脈由經脈而出于膚表以

尺膚之緩急滑濶而候藏府血氣之虛實而不待以

寸脈也上節以絡脈在皮之部故以尺膚審之此候

脈氣之虛實故以寸尺之脈候也論疾脈尺篇曰尺

膚寒其脈小者少氣是尺膚尺脈皆可以候氣候血

也脈候之道通變無窮不可執一而論惟會心者明

之如此者滑則生濶則死也

夫氣生于陽明而發原

明相合陰陽相搏其脈則滑搏則化水穀之精

微而氣生矣故主生濶主少氣生原已絕故死

○帝

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何如歧伯曰實而滑則生實

而逆則死此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蓋脈氣生于胃

原此以下復論發原之始夫腎藏主水在氣爲寒寒

氣暴上者水寒之氣暴上而滿于脈也實而滑者得

人胸膈故脈滿塞而滑口言故少精血

寒氣上乘則真氣反下逆矣平脈篇曰少陰脈弱而

少陰之精

血虛衰則

寒氣上逆

經曰腎

氣促迫

人胸膈

故脈滿塞

而滑口言

少陰之陰

氣上與陽
明相合也
上節論無

形之炁外
溢于脈中

政脈滿而
塞玉節論

有形之水
邪溢于脈
外故形盡

浦水氣溢
者少精血

故宜脈滑
水氣溢者

生氣衰故
宜手足溢

中節論下
焦之氣外
脫

濇弱者微煩澑者厥逆謂少陰之氣不生而手足逆冷也○王子方曰水寒之氣暴上曰脈澑而實少陰之氣暴上而曰脈實溝陰寒之氣皆實溝于脈而各有意存焉○朱聖公曰水寒之氣暴上則少陰之真氣不升故先論其寒氣而後論其真氣後又復論其水氣也帝曰脈實溝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腎主生氣之陽之府脈實溝者少陰之寒氣充于外也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虛于內也頭熱者太陽之氣發越于上也腎與膀胱陰陽並交咸主生氣若盛于外則反虛于內矣春時陽氣微上陰氣微下秋時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二氣交相資生故主生冬時陰氣盡出于外夏時陽氣盡虛于內故主死言陰陽之根氣不可虛脫者也○徐公遐曰是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王芳候曰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化生榮衛行于脈中若真陰之氣直溢于脈則反虛其根矣脈浮而澑濇而身有

少陰之生
氣虛衰則
水反上溢

經云藏寒
生清病謂
少陰之生

故得氣從
陽不升也
而手足慢

者生
首言邪氣
盛則精氣
氣虛而水
寒此則精

熟者死脈浮而濶陰起于外而虛于內也濶而身熟
陽脫于內而弛于外也此復言陰陽之根氣
脫者皆爲死證非但帝曰其形盡滿何如臂爲水藏
冬夏死而春秋可生上節論寒氣暴上此復論其水體泛溢故其形盡滿
也形謂皮膚肌腠益經脈之內有有形之血是以無
形之氣乘之肌肤之間主無形之氣是以有形之水乘之而爲腫脹也
是以有形之水充溢而應也諸急爲寒寒水充溢
謂者脈急大堅尺濶而不應也于形身故脈急而堅
大水邪外溢則少陰之正氣不升故尺濶如是者故
而不應也靈樞經曰脈堅大以濶者脹也如是者故
從則生逆則死夫少陰之氣從下而上合于陽明戌
證者得少陰之氣仍從下而上者死癸合而化火火土之氣故有如是之
而上者生逆而下者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歧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手

溫者少陰之生氣復也生氣復則火土之氣漸旺水寒之邪漸消手足寒者少陰之生氣已絕故死以上論生陽之氣發原于下焦如

寒水之邪實則真陰之氣虛

○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

懸小者何如

夫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凡傷于寒藉陽氣以化熱熱雖盛不死然陽氣生于

精水之中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腎氣始實孔子云

未至腎氣未盛故帝復有此問焉夫心主脈而資生

于腎心腎水火之氣上下時交腎氣不能上資于心則心懸如病飢而寸口之脈懸絕小者腎氣未盛也

歧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伯答孔子之生陽藉後天之氣也四支皆稟氣

于胃故陽受氣于四末是以手足溫者胃氣尚盛故

生寒則胃氣已絕故死夫水穀入于胃津液各走其

道腎爲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是先天之精猶藉

後天之所資益者也又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

之搏而不行者名曰宗氣積于胸中出于肺以司

足溫

胃之四手

論腎則多

一轉語論

由腎而胃

由胃而達

于四支故

足溫

生陽之氣

氣是以手足溫者生寒者死○朱永年曰當知少帝陰陽明之氣皆主手足之寒溫醫者不可不審

上節論下

焦之根氣

此論上焦

之生氣皆

由中焦之
所生

曰孔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歧伯曰喘鳴肩

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

此復論後天所生之宗氣而亦不可傷也

宗氣者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宗始故曰宗氣肩息者呼吸搖肩也風熱之邪始傷皮毛喘鳴肩息是風熱盛而內干肺氣宗氣故脈實大也夫脈之所以和緩者得陽明之胃氣也急則胃氣已絕故死○徐公遐曰水穀之精雖藉先天之氣以生化然先天之氣又藉水穀之精以相資是以天癸至腎氣盛齒髮長筋骨堅皆受後天之養非但○帝曰腸澼便血何如于孔子也故復設此問焉

上節言氣之虛實此復論

歧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

上節言氣之虛實此復論

腸間而爲便利也經言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

血虛而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便血腸胃之絡傷

上節論外此論脈氣虛脫于內虛脫于外者先陽

明而少陰
虛泄子內者先少陰而陽明故未結曰以藏期之便血在絡內而玉血下白沫在腸外而主氣便血上泄于內也下白沫利于下也泄者不宜血溢氣弛而身熱氣利者不宜血溢而脈浮否則陰陽離反矣

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合并凝聚而積成矣是以腸澼便血者陰絡之血溢也腸澼下白沫者腸外之寒汁沫也腸澼下膿血者汁沫與下白沫在內也發熱陽氣之相離也○朱聖公問曰靈樞經論恐爲積聚而言也曰百病之生也皆起于內傷外感不外乎氣血陰帝曰陽如留畜于腸外則爲五積便痢則爲下積矣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歧伯曰脈沉則生脈浮則死下白沫者下洩脈氣上浮此經脈相離故爲死證帝曰腸澼少陰腎生于足陽明胃主于手少陰心輸于足太陰脾懸絕者足少陰之陰液絕也滑大者足少陰之生氣盛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歧伯曰始于足

陽辭下濃

屬慎下便

血下自沫

論血氣不

而上此節
虛脫于外

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

此復中明血氣之主原又重資陽明之胃氣也身不

熟者陽不外脫也脈不懸絕者不下絕也懸濇者陽明之生氣已脫故死辨脈篇曰趺陽脈浮而濇故知脾氣不足胃氣虛以藏期之

胃氣已絕則真藏之脈也懸則胃氣絕矣

克矣故當以藏期之

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懸絕者絕無陽明之胃氣而真藏孤懸也

○帝曰癲疾何如歧伯曰脈搏大滑

久自己脈小堅急死不治

此論五藏之外合爲病而有虛實也

靈樞經曰肺脈

急甚爲顛疾腎脈急甚爲骨癲疾骨癲疾者頑齒諸俞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惱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筋癲疾者身倦攣急嘔沫氣下泄不治脈顛疾者暴仆四肢之脈皆張而縱嘔沫氣泄不治是肺合之形腎合之骨心合之脈肝合之筋爲病于外而有死人生之分脈搏大者氣盛于外故生小堅急者氣泄于

下故

帝曰癲疾之脈虛實何如歧伯曰虛則可治實

則死

經曰重陰則顛益顛乃血實之證故治癲疾者滑大者生上節之大小者論氣之虛實此言血脉之

虛實益癲乃陰盛之病故宜氣盛而不宜血實也

○帝曰消癰虛實何如歧伯曰脈實大病久可治脈

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此論五藏之內因而有虛實也少俞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

癰消癰者五藏之精氣皆虛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肉

故爲消癰也脈實大者精血尚盛故爲可治脈懸小

者精氣漸衰故爲難治上節論五藏之外實此論五

藏之內虛靈樞病形篇五藏之脈微小爲消癰○朱

永年曰癲癰之病皆曰久者蓋○帝曰形度骨度脈

癲因久實癰因久虛之所致也

此言五藏之外合各有度數而應于四時者也經曰形寒

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此言五藏之外合各有度數而應于四時者也經曰形寒

據五藏之說五藏之氣之運行於外於內則治癰乃精虛于內故是可治

飲冷則傷肺謂皮毛膚腠爲形而內合于肺者也骨
者腎之合脈者心之合筋者肝之合然皆有淺經俞
次之度數帝問何以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
知其度而刺之乎

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

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

伯言

五藏之氣合于四時而刺度之各有淺深也亟急也
春氣生升故亟取絡脈夏取分腠故宜治經俞蓋經
俞隱于肌腠間也治六府者取之于合也胃合于三
焦大腸合入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
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膽合入于陽陵
泉蓋五藏內合于六府六府外合于原俞秋氣降收
漸入于內故宜取其合以治六府也冬時之氣閉藏
于內故宜用藥而少鍼石蓋鍼石治外毒藥治內者
也○帝曰當○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

此論

之虛實也言癰疽之患榮衛血氣並實皮肉筋骨皆傷非若四時之有淺深冬時之少鍼石

癰疽

此承上啓

下之謂恭

可王者鄉

亥時少

而離毒
蓋于外者
又急當從
證而不從
時矣

不得項時回

癰者擁也宜卽刺之

疽者阻也謂熱毒外壅內也不得遲延時頃而使邪毒之

回轉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

也

三病與纓脈各二

膍音賄

○此言癰毒之在氣分者

故癰不知所毒氣流傳

故脈按之不應手而乍來乍已也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宜刺太陰動脈

之旁各三病手太陰之主氣也

瘡者皮膚腫起之象

言刺在絡脈之旁皮膚之間氣隨鍼出而鍼眼微腫

如小瘡故曰瘡也

蓋皮膚谿谷之間亦有三百六十

五穴會毒在氣分故宜刺在皮膚而不刺經絡也

纓脈結纓處兩旁之動脈人迎穴間乃衛氣別走陽明

之道路也○四時氣篇曰風疣膚脹爲五十七瘡取

皮膚之血拔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

者盡取之

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

此言癰毒之在血分

張兆璜曰
皮肉筋骨皆傷汗不暴癰皮傷故饑汗不足所傷故

者宜刺足少陽手心主也按癰者謂在兩旁之腋間足厥陰少陽之分也經云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爲癰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毒在血分故大熱也厥陰主血故從其所合而寫之如刺之而熱不止者宜刺手心主之脈以寫之心主火而主血脉也本輪篇曰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蓋宜刺此也大肺朝百脈而主行榮衛陰陽若欲刺手太陰之經絡者宜刺在大骨之會各三謂臂骨交會之處尺澤間也骨之大會曰合暴癰筋綱隨分而痛魄汗絡脈之滲灌諸節者也

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 綱輒同○此言癰毒之在筋骨間者宜刺其經俞也

暴癰者言毒氣更深爲毒凶暴筋綱者筋爲熱邪所傷也隨分而痛者在于分肉之處而痛謂不腫痛子外而隱然痛于內也熱毒在深故表汗不出骨傷髓消故胞氣不足也宜治在經俞者隨其所痛之處而深取之也夫癰毒之患或外因風寒之邪或內因喜怒不測五藏外合之皮肉筋骨胃腑所生之榮衛血

氣皆爲邪毒盛而正氣虛故當審其陰陽虛實以刺之也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

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十傍五

用圓利鍼

此論中焦之腹暴滿而按

虛實也經云胃病者腹脹滿之不下胃之實證也宜取手

太陽之經絡太陽之絡

乃胃之募也蓋小腸爲受盛之府故從手太陽以寫其胃焉又腎者胃之閥也開

門不利則聚水而爲脹故目當刺足少陰之俞焉手

太陽之絡名曰支正在上腕五寸間足少陰之俞在

脊下第十四椎兩旁各開一寸五分故曰三寸旁也

圓利鍼者且圓且利以取暴氣者也或曰脊椎兩旁

各開三寸名曰志室

霍亂刺俞旁五足陽明及上旁

亦足少陰之俞也

霍亂者胃爲邪于胃氣虛逆也夫陽明胃土藉足

少陰之氣以令化故宜刺少陰俞旁以補之五者

迫而濟之漸至于骨也又及上刺陽明俞旁三三者

先淺刺浥皮以出陽邪後刺深之以出陰邪最後極

深刺入肉三分

深人于分肉之間以致穀氣邪氣出而穀氣至則胃氣和而霍亂止矣上節用寫故曰固利此法川補故不云鍼○徐公遐曰取足少陰者當刺骨三刺而至分肉是五則至骨矣○刺痛驚脈五此論刺五行之實證也痛驚者痛痹筋掣或外感六氣或內傷七情或飲食生痰或大驚卒恐病涉五藏五行故當取其五脈○徐公遐曰病鍼手太陰各涉五行故有作賜犬牛羊之鳴者

鍼手太陰各五

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

五寸刺三鍼

按九鍼之製皆所以寫邪者也此刺五脈之實故首句曰鍼手太陰末句曰刺

三鍼謂當以鍼寫之而不宜補之也

鍼手太陰寫金實也鍼太陽五寫水實也鍼手少陰寫火實也鍼足

陽明寫土實也上踝五寸乃是少陽光明穴刺三鍼

以寫木實蓋藏府相連陰陽相合故或刺藏之經或

寫府之絡○朱永年曰心肺居上爲陽故從藏肝腎

脾居下爲陰故從府蓋五脈之陰邪宜從陽以寫出

○朱聖公曰太陽不言手足知其爲手乎爲足乎曰上文曰手太陰下文曰手少陰則其爲足也可知若接上句而爲手太陽則下句不必復云手矣五刺之中曰手曰足曰太陽曰足上宜細玩之正見其經言錯縱○凡治消癰仆擊偏枯瘻厥氣滯發逆肥貴人之妙

則高梁之疾也陷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

暴厥而聾偏寒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着也蹠蹠寒風濕之病也

此言百病之始生也皆生

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懼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相留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故有消癰癲仆諸證然皆有表有裏有實有虛更貴更賤或逆或從皆當詳審其藏府經脈三部九候而治以補寫也凡治消癰五藏之內虛也仆擊蹠者之外實也偏枯

從高梁以釋明濁氣
之在中知則邪氣在上清氣在中
則邪氣在上矣

邪氣之在上也癆厥清氣之在下也氣滯發逆濁氣之在中也貴人者形樂而帆膚盛重在貴人則爲高梁之濁溜于腸胃以致氣滯而發逆也隔塞閉絕中焦之氣不通也上下不通上下之氣閉塞也憂憤也三焦不通五鬱之爲病也暴厥而聾厥氣上逆上發不逆也偏塞閉結厥氣下逆下發不通也此內氣暴薄而爲外發之不通也如不從內之憂怒外之中風而多病天者此緣形弱氣衰墻基甲薄故肌肉瘦而皮膚薄者也蹠足也跛行不正而偏廢也此風寒濕邪皆能爲此疾也夫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傷于風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然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以蹠跛之疾亦有因風邪之所致蓋言邪隨氣轉而外內上下之無常也此言百病之生皆有虛有實然總不外乎內因于七情飲食外因于暑濕風寒及不內外因之瘦留薄着也○徐公遺曰蹠跛爲風寒濕之病者乃反結邪氣在上清氣在下之義知蹠跛之有風邪則知偏枯之亦有濕邪矣

○黃帝曰黃疸暴痛

附錄醫案
狂言所生

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

此言藏府陰陽表裏

形藏而及上中藏由所藏而及于形體至如物之九藏外之九竅皆由腸胃之所生所謂五味入中藏于陽胃有云所謂五生所藏以五

者也如黃疸者濕熱內鬱而色病見于外也暴痛者五藏之氣不平卒然而爲痛也癲疾厥狂陰陽偏勝之爲病也此皆陰陽五行之氣順逆不和之所生也夫五藏之氣其逆而不得和平者六府閉塞之所生也六府不和則九竅爲之不利蓋藏府陰陽表裏相應是以證見于外者病本于內閉塞于內者而外發爲之不通益言百病之生總不外乎表裏陰陽血氣虛實讀者無僅視爲癰疽癰癧癰瘍膿滯之虛實可也○徐公遐曰此節照應首節氣虛者肺虛也之義首節論邪病之從外而內此節言正病之從內而外張兆璜曰伯子虛實皆從物類始帝血氣之終始出入外內虛實乃

後學之紀綱學者宜細心體認

太陰陽明篇第二十九

張仲景
論更種無
論更種無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也生病而異者
何也

按此篇乃總結三部九候十二經脈榮衛血氣爲之行氣于三陰陽明爲之行氣于三陽通于四時施于四體是以而問其病而伯答以陰陽順逆之道焉

歧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

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

陰陽異位者謂太陰居上陽明居下也更

虛更實者謂陽道實陰道虛然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更逆者謂喉主天氣咽主地氣陰氣至頭陽氣主足也更從者謂天氣主外地氣主內陽受風氣陰受

濕氣也或從內者或因于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而爲腹滿滯水之病或從外者或因于賊風虛邪而爲身熱喘呼故其病異名也蓋言陰陽二氣總屬陽明之

所生一陰一陽分而爲三陰三陽三陰三陽分而爲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之中各有天各有地此皆陰陽五交上下相

萬物而法天實土生地者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謂無形之氣象有形歧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天包乎地故故陽道實陰道虛陽剛陰柔故陽道

辭曰陰陽之內陽外而陰

滿有節月之義配日月白虎通日日之爲言實也常功于日也○朱公遐曰太陰之所歸常實陰道常虛盤

以灌溉于藏府者著胃土之精也故犯賊風虛邪者之邪也陽氣飲食勞倦則

陽脾故陰受之言濁氣之在中也陽主外故主受風邪言邪氣之在上也陽

陽受之則入六

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六府爲陽故陽受

爲陰故陰受之邪入人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
五藏各從其類也

呼人六府者謂陽明爲之行氣于三陽陽明病則六
府之氣皆爲之病矣陽明主肉故身熱不時臥者
謂不得以時呼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
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故道故不得回也不經
日胃不和則卧不安此之謂也陽明氣厥則上爲喘呼

爲飧泄久爲腸澼脾音瞋○入五藏者謂太陰爲之
皆爲之病矣瞋張也脾氣逆則胀滿水陰爲開故嘆
開折則翕廩無所輸而爲飧泄久則爲腸澼矣故嘆

主天氣咽王地氣故者承上文而言藏府陰陽之爲
病者總屬太陰陽明之所主也喉乃太陰呼吸之門
主氣而屬天咽乃陽明水穀之道

路屬胃而主地所謂陰陽異位是也○公遐曰陰陽
異位之道可得聞乎口陰陽二氣總屬陽明水穀之
所生清中之清者上出于喉以司呼吸所謂清陽出

此節用八
故字為陰
陽異位故
也

此言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皆足太陰陽明皆主之

上竅也清中之濁者足太陰爲之輸稟于四支資養子五藏所謂清陽實四支濁陰走五藏故經言足太陰獨受其獨陽明者土也位居中央故主地是在藏府陰陽而言則太陰爲陰陽明爲陽在天地陰陽而言是受清者爲天受濁者爲地是以九候故陽受風之中陽明與足太陰主地手太陰主天氣受濕氣手太陰主氣而主皮毛故風氣乘之身半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之故感地之氣濕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此言土者生萬物而法升是以上下四旁無處不到蓋藏府陰陽十二經脈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之精神氣血皆中土之所生陰者注陰陽者注陽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皆足太陰陽明皆主之

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下先受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清氣在下也○帝

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歧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

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

胃爲陽土脾屬陰土陽于四支坤之

德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

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

焉

四支者五藏六府之經俞也經云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之海也海之所

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

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蓋四支受水穀之氣者由脾藏之轉輸脾之轉輸各因其藏府之經隧而受氣于陽

明是以脈道不利則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養矣

宗氣血
陽明之脉
主也筋骨
肌肉之脉
主也言
也主篇言
虛實皆從
緣從內虛
篇言實
下篇言實

李者魯宣
名石其道
休認禽而
參之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歧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

春夏

秋冬用心肺腎之所主也土位中央灌漑于四藏是以四季月中各主十八日是四時之中皆有土氣而不獨主于時也五藏之氣各主七十日以成一歲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

主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此言脾之所以長旺于四藏者得胃土之精也陰陽並交雌雄輸應故能生萬物而法則天地交會于上下分配于四時○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膜募原也言有形之膜不能以膜相通歧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

伯言太陰之爲胃行其津液者由經脈之相通也太
陰者三陰也三陰者至陰也以其陰之至故能行氣
于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上膈絡嗌藏府之經絡相通故能爲胃行其津液

陽明者表也

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

陽明者表陽也爲五藏六

府之海亦爲之行氣於三陽

如海之行雲氣於天下也

藏府合因其經而受氣

於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
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此復

言三

陰三陽所以受氣于太陰陽明者氣也如藏府四支
受水穀之津液者各因其經脈而通于太陰陽明也
故反覆以申明之○朱衛公曰曰藏府
曰四支蓋四支之榮俞藏府之經絡也

陽明脈解篇第三十

榮衛氣血
生于陽明

始于少陰

通評虛實
篇論陽明

而兼論少
陰此三篇

車論陽明
之虛實篇

曰陽明脈
解篇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
而驚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

此篇論陽

明乃陽熱

之經病則熱盛而爲狂也陰陽繫日月論

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

右足之少陽

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

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

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是陽明乃三

陽合并陽熱獨盛之經矣夫三部九候之道總不外

于藏府陰陽血氣虛實是以通評虛實論曰癲疾曰

厥狂曰癇

驚者陰陽五行之實邪也是以此篇復論其陽盛之狂焉○朱永年曰五藏六府十二經脈

皆藉陽明水穀之所資生

病則陽熱盛而津液枯矣

歧伯對曰陽明者胃脈也

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

伯言陽明之所以熱盛者

乃脈病也陽明之脈者乃胃之悍氣別走陽明悍熱之氣盛則胃府之氣虛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

帝曰善其惡火何也歧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

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

此言三陽之氣主于皮膚肌腠之間邪客

之而易于爲熱也太陽之氣主皮陽明之氣主肌肉少陽之氣主胸脇言三陽之氣主于膚腠氣分之間者也夫邪之中人始于皮毛次于肌肉以及于經脈邪在肌肤则合于陽明氣分之陽入于經脈而陽明又多血多氣是以邪客之則熱甚則惡火也

帝曰其惡人何也歧伯曰

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

此言胃絡之上逆于心也惋驚恐貌厥氣上逆

于肺則喘逆于心則驚經言陽氣入陰陰陽相薄則懸如人將捕之蓋陽明之熱上逆于少陰陰陽相薄

此言陽氣之從肌表而經經而

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連謂藏府經絡之相連也
蓋手太陰之脈還循胃陽

明之絡通于心如熱邪厥逆于上干于心肺之經而爲喘惋者生于心肺之藏則死矣

帝曰善

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喻垣上

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

此復問其

病甚而爲狂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

實則能登高也

經言陰者主藏陽者王府陽受氣于四未陰受氣于五藏故四支爲諸陽

之木陽盛則四支實則能登高矣帝曰其棄衣而益陽盛則升四旁俱盛故能升高

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

陽明之氣主肌

支是益津從四肢因于脈陽氣從四支而合于脈中

惡人也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歧伯曰

肉故熱盛于身身熱故乘衣而走也傷寒論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蓋熱在外故衣不欲衣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

歧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胃絡上通于心陽盛則心神昏亂故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如熱盛于胃則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蓋四支稟氣于胃故也此言熱盛于形身之外內上下而見證之各有不同焉以上十一編論三部九候之道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有寒熱陰陽有藏府虛實故曰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是以未結肝腃之陰陽並交雌雄輪應而并論陽明之實證焉